

第一章 水尽山穷

“老兄！我只是迟了一天寄出支票吧！这么短短的一天，亦要劳烦大哥你打电话找到公司来追……，你知道啦！这儿不方便说话嘛！”

李少杰暗骂自己在说蠢话，这些财务公司的吸血鬼，摆明是要骚扰你，威吓你，以达到追讨欠账的目的。

阴寒之气由对方牙缝借电话线传过来，恶狠狠道：“你知道就最好，下次到期时，我们会派人来上门收账。明白了吗！”

这时眼角扫处，肥主任推开办公室的门，一脸凶光朝他走来，心知不妙，忙对话筒急道：“就这样吧！你有手有脚，要到那里就到那里，下次再说！”

一声再见，挂断了电话。

肥主任辛苦地移动着他赘肉堆积如山的巨体，肉颤颤而至，把一叠文件好整以暇地放在他的桌上，阴声细气不愠不火般道：“李先生怎样解释这次的错误呢？”

李少杰硬着头皮，望往眼皮子下的文件，骇然发觉自己计算出来的那盘数，有几个数目被触目惊心的红笔不客气地圈了出来，这还是第一页，其他内页可能更体无完肤。

就像老师刚批阅过的不合格试卷，其中一个红圈旁还有肥主任的朱批。

写着：“无可原谅的错误”七个蝇头小字，另外还加上纠正后的数字，真是证据确凿，欲辩无从。

李少杰暗忖：这么肥大的人，偏写出这么细小的字体，可知他是如何心胸狭窄？

凡人都有错，自己虽然出错多了点，何须如此当着同部门的二十多名同事直斥其非，不留半点情面，分明想迫“少爷”他辞职。

不过想起财务公司那笔债，三个月的欠租，这仍是须忍气吞声的时刻，装作恭顺站了起来，举手投降道：“我再重新做过吧！保证不会错的了。”

肥主任扶好了快跌下来的眼镜，两眼一眯，冷冷盯了他好一会后，故作轻松的取起了他犯错的证据，淡淡道：“错不错都没有关系了，我刚知会了公司的财神爷，得他同意，由这刻起你再不是千岛企业的雇员。若不满意，可向工会投诉。”

不理变得脸如死灰的李少杰，转身往他的办公室举步走回去，三四步后，又转过头来，微笑道：“忘了告诉你，三天前工会刚开除了你，因为你已经两个月没有缴交会费了。”

其他同事都别过头去，不忍看李少杰的窘相。

只有肥主任的头号心腹，平日已狗仗人势作威作福的小郑夸张地作哑然失笑状。

怒火上涌，李少杰喝道：“站着！”

肥主任不慌不忙，移转肥体，两手交叉护在胸前，有恃无恐道：“我只好唤了警卫，他们会给你举行一个没有饮料食物和来宾的告别会。”

话犹未落，脚步声在部门入口处轰然响起，四名警卫杀气腾腾拥了进来。

肥主任哈哈一笑道：“李先生请到会计部一行，他们早预备好了大信封。哼！”

径自回房去了。

李少杰戟指喝道：“不要看扁我，有一天我会回来，但不再是你的下属，而是你的老板，可以享受到你谋生的唯一绝技——那就是擦鞋。”

众同事知他失了方寸下不自量力胡言乱语，都摇头叹息。唉！一个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大好青年，竟被一个女人害到这等田地。

四名警卫像对待穷凶极恶的犯人般把他团团围着，其中一人拍了他一下，催道：“李先生！请收拾属于你的私人物件。”

肥主任没有答腔，只报以一阵冷笑，充满揶揄讥嘲的味道，调头回房去了。他想整这小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李少杰脸面无光，真想拂袖即去，连那大信封也不要。可是在这最需要银两的关键时刻，教他有资格充硬汉吗？

叹了一口气道：“不用收拾了，给我全丢到垃圾桶里去吧！”

一咬牙，义无反顾地昂然穿过警卫，往会计部的门口走去。

在这世界上，哀求别人怜悯只是缘木求鱼的愚蠢行为。

只有自己争气，才是唯一致胜和得人尊敬之道。

可是没有了秋怡，斗志和自信早不翼而飞。

现在他只想躲回家里，就算哭，亦不希望给人看到他的眼泪！

午膳时刻。

李少杰呷了一口快餐店色香味俱差的咖啡，倔强地道：“我有手有脚，社会又经济大好，怕会饿死吗？”

坐在桌子对面的谢俊和同情地点头道：“说得好！这才是标准的城市斗士，不过可别忘了这是你地产生意失败后的第四份工作，这纪录会吓怕了任何想录用你的人。”

李少杰微一错愕，看着这身型高瘦，长着一张带点滑稽成分孩子脸的好友一眼，颓然软倒椅内道：“多谢提醒。没有人比你更明白我的问题了，想当年我李少杰才气纵横，雄姿英发，所到处谁不刮目相看，哪想到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

谢俊和听着这落难英雄以他一贯的夸大口气自怨自艾，忽地一震并低唤道：“她来了！”

李少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群打扮入时的上班族女郎闹哄哄拥了入来，其中一位俏脸如花，体态动人的黄衣美女，特别引人注目，几乎吸引了所有男人的目光。

她正巧笑倩兮地和身边的女郎闲聊着。

李少杰双目放光，低声道：“好小子！有眼光，试过和她搭讪没有？”

谢俊和神魂颠倒地道：“我追求的是精神之恋，只要在一旁看看她便心满意足了，嘿！你想她当我是色狼吗？”

李少杰摇头叹了一口气，自己这好友对女人真是太没有办法了。唉！不过自己又能比他强多少，否则秋怡亦不会弃他而去了。

谢俊和知他心事，低声道：“嫂夫人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李少杰默默喝干了手上的咖啡，忽地激动起来道：“电话也没有半通。妈的！我做哪一件事不是为了讨她欢心，她认为打工没有出息，于是我去做生意，害得把你和我大姊的积蓄都给赔光了。可是就在我最需要精神上的支

持时，她竟一声不响走了，除了半瓶安眠药外，拖鞋都没半只留下来，好像认为我除了自杀外，再不应做任何其他事。”

他愈来愈激动，声音转高，盖过了附近几桌的交谈声，引得数对眼光射来，包括了正排队买餐票的黑衣美女，谢俊和暗恋着的梦中情人。

她的粉脸白嫩无瑕，是那种不用化妆便已吸引死人的娇肤，迷你裙下露出的两截玉腿，浑圆光滑，难怪谢俊和给她迷得晕头转向。

李少杰见她会说话的眼睛飘到他那里来，乘机微微一笑。

美女小嘴一撇，不屑地别转头去。

谢俊和仍不知对方正代他勾搭自己心爱的美人儿，不安地道：“小声点可以吗？记得高中二年级我第一次失恋时，你不是告诉我，女孩子就像蝴蝶，要飞就让她飞吧！最要紧是立即去捕捉另一只凑数，为何你现在却失控到如此田地。”

李少杰正暗赞那靓女够味道，闻言晒道：“你那次根本没有恋爱，何来失恋？”

谢俊和拿这好友没法，恼道：“你可以积点口德吗？”

李少杰诚恳地道：“俊和！我是为你的恋爱前途担心，毕业五年了，你仍未踏足过情关。唉！老大不可说老二，我比你更没用，起码你没有焦头烂额！”

谢俊和看了时间，道：“我要回公司了，回家休息吧！看你那对眼睛，给红筋彻底征服了，昨晚喝了一瓶还是两瓶老白？”

老白就是他们两人对白兰地的尊称。

李少杰站了起来。

谢俊和探手伸入西装上衣里。

李少杰按着他的手道：“我那大信封暂时还应付得来。”

挥别后，苦笑摇首，朝着阳光漫天，似乎绝不属于他的大街走去，没入人流里。

谢俊和看着他远去的高挺背影，心头一阵感触。

他外型既不俗，人品亦佳，头脑精密，想像亦丰富，可是却给一个只可共富贵，不可共患难的美丽妻子拖垮了整个人，变成全无斗志，自暴自弃！

可见娶妻求淑女，内在美才是最重要。

嘿！

不过假如娶得“她”，就算第二天早上便给她抛弃了，亦是心甘情愿地认为值回票价的。

就在这时，他瞅到那黑衣美女亦扭转头去，飞快瞟了李少杰一眼。

心头登时升起了异样的感觉。

李少杰在拥挤的街上行尸走肉般茫然踏步。

其时他心情沉重恶劣，只是不想让好友担心，才强作欢颜。

大街上一片热闹，他的感觉却像在荒旱的沙漠里缺水缺粮地踽踽而行。

这确是他目前环境的精确写照。

他并不怪肥主任辞退他，自己应要负上全责。怪只怪对方蓄意当众羞辱他，这是不能容忍的深仇大恨。

前世的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

十岁时，父亲在一次工业意外中惨死，接着是母亲，留下他和年长十二岁的姊姊相依为命。

这世上若说还有人尚待他好，就是大姊和谢俊和，其他人吗？提也不用提了。

实在不想负累任何人。

借下的那笔高利贷，便是要还与借钱给他搞生意的大姊，免得被那看不起他的姊夫责难她。就算自己给人逼得去跳楼，他亦绝不想再增添她和姊夫间的不和。

妈的！我定要发奋做人，令别人对我刮目相看，使秋怡重投我的怀抱。

迷糊间，他到了居住那幢大厦的入口处。

车声响。一辆银白色的宾士轿车在身旁停下。

左右门开处，两名大汉敏捷地跳了出来，在李少杰仍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动作极熟练地把他塞进了车内，把他夹在车子的后座里。

李少杰刚要呼救，眼光落在前座那盛装的女子背影上，剧震下忘了作声。

轿车平滑地开出，驶入繁忙的街道裹去。

女子耳珠戴着别致名贵的心形坠子，随着车行不住晃动，却像敲响了李少杰的丧钟。

她缓缓别过脸来，送出个勉强的笑容，低声道：“少杰！”

李少杰浑忘了左右大汉的威胁，失声道：“秋怡！”竟是离家半年，不知所踪的妻子倪秋怡。

她比以前更艳光照人，只是多添了一丝俗气和沧桑。

低沉自信的声音由驾车的高大男子口中传来道：“现在我们到律师事务所去，签了合约后，小怡以后和你再无任何关系了。”

李少杰一呆道：“什么？”身旁的两名大汉紧握着他的手臂，教他不能动弹。

倪秋怡望往窗外，急促地喘着气，显然亦是心情复杂，毕竟他们做过了一年同床共枕的夫妻。

驾车的男子伸手过去，搭在倪秋怡露在短裙外雪白浑圆的动人大腿上，向她淫笑道：“我帮了小怡这么大忙，今晚该怎样谢我？”

倪秋怡不自然地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今晚再说吧！”

李少杰双目喷火，狂叫道：“放我下车，这是掳人勒索，我要报警。”

左旁的大汉一肘打在他肋下，痛得他立时一阵痉挛。

右边的大汉淡然道：“李先生好像仍认不出我们的老板是什么人？”

李少杰心中一凛，忍着痛楚，往驾车的高大壮汉望去。

这时轿车在交通灯前停了下来。

那人转过头来，精光闪闪的眼睛瞪视着他，道：“看你也是聪明人，我亲自来和你谈，是希望你知道我的决心，我在社会上有名誉有地位，不想有任何麻烦，你应明白我的话。”

李少杰心中一震，认出了对方是谁。

魏波！一个见报率极高的电影公司大老板，以拍火爆和三级艳情片而著名，身旁总伴着大群明星，据传闻还是黑道响当当的人物。

李少杰的心直往下沉，望往倪秋怡。

车子开出，魏波的注意回到驾驶上。

倪秋怡轻轻道：“少杰！魏老板答应把我捧成明星哩。”

李少杰急道：“他是骗你的，秋……噢！”

他的手臂给人用力捏了一下，痛得他泪水直流。

魏波冷冷道：“我载得你到律师事务所去，自然有方法教你就范，给他看看他的三级照，哼！不是三级，应是四级或五级。”

身旁两名恶汉哈哈笑了起来，其中一个拿出一叠相片，逐张在他眼前翻动。

李少杰羞惭得要找个洞钻进去。

自秋怡离开后，他只背叛了秋怡一次，那是在一个酒吧里喝醉了酒，迷糊间和一个刚相识的女子到她家胡混，那是十天前的事了，当时还以为是飞来艳福，现在才知是个桃色陷阱，通奸的证据。

魏波冷冷道：“我魏波要做的事，从来未试过失败的，不过看在秋怡面子上，我才特别对你客气点，这样吧！你欠财务公司那十五万八千零三十元，我代你偿还了，只要你像一个男人般在离婚协议书上爽快地签个名。”

左旁恶汉在他耳旁阴阴道：“你那间财务公司是我们的人，假设你不乖听话，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李少杰颓然软倒后座处，屈辱怨恨的热泪夺眶而出，终于给人看到他的泪水。

不！

终有一天我会争回一口气，李少杰是永不会屈服的！

李少杰酒气薰天，脚步踉跄推开家门，刚关上门便倒往冰冷的地上去。

凄苦狂涌心头。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秋怡，他还剩下什么呢？

这一世他也没有指望能斗赢魏波这种有财有势的人，甚至没有希望报复肥主任对他的羞辱，他是彻底地完了。

李少杰爬了起来，坐到椅里。

电话铃响起。他想伸手拿话筒，最后仍是颓然垂下了手。

安慰的说话对他再无半点意义。

铃声终止。

家内一片凌乱，没有了秋怡后，这个家再不成其家。

签完离婚书后，他曾经怨天怨地，愤恨难已，可是他现在只憎恨自己。

都是他自己不争气。

否则命运不会朝这令人怨恨难填的方向走着。

唉！生命实在太痛苦了。

若不能争回一口气，他永远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倔强的性格。

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摸入睡房去，在秋怡往日的梳妆台头乱寻，最后拿起了一小瓶药丸。

这是秋怡遗下的唯一物件——十多粒安眠药。

不知她现在仍否需要服用这东西？

脑海不由幻想出在她雪白的身体上，那魏波黝黑和恶形恶状的身体挺动着的恶心情景。

李少杰举起小瓶，在眼前摇晃了几下，发出药丸轻撞瓶壁的连串脆响，喃喃道：“你最要紧的是灵效十足，教我一睡不起，明天再不用起来。”拨开瓶盖，把药丸一股脑儿倒进口里。

这才踉跄走出厅外，打开雪柜，取了瓶冷水，喝了三大口，挥掉水瓶。
“当啷！”
水瓶撞在墙上，化成碎片。
冷水和着安眠药冲入喉咙，李少杰醒了一醒，忖道：“吞安眠药自杀，没有近百粒很难死得了，我现在只吞了十多粒，怎轻易死得了？”
望往露台空处，打了个寒噤。
不！
绝不可以跳楼，那死状太恐怖了。
火烧？
可能累及他人！
一股晕眩袭上脑际，李少杰笑得喘起气来，像遇上这世上最荒谬的事那样子。
这时才知寻死亦非一件轻易的事。
有本什么《无痛苦自杀大全》那样的书就好了。
下一刻，他发觉自己伏在地板上。
心缓缓跃动的声音，在脑际霍霍响着。
模糊里他伸手攀翻了身旁的小几，几灯跌到他脸旁。
灵光一闪。
他勉力跪了起来，卸下了灯泡，把两只手指插进了通电处，然后扭开了灯掣。
电流进入手指，刺入了他的脑神经里。
他狂叫一声，整个人往后翻倒。
“砰！”
后脑撞在地板上。
眼前一黑，他终于昏迷了过去。

第二章 奇妙的梦

李少杰在街上走着。
脑海一片茫然。
自己在做什么呢？
洒下的阳光比平时耀目多了，似乎把一切都提升和净化了。
他感到心情很沉重，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然后他发觉和十多个白领男女挤在一台电梯内。
光点跳到十八楼时，他不由自主地朝外走去。
脚步把他带到一间写着“朱氏地产”的正门前。
他摔了摔头，第一次想道：“自己是否在做梦？”
接着他发觉自己坐在一个年约五十，戴着金丝眼镜，衣着随便，中等身材的瘦汉面前。
那人正看着他的履历，冷冷道：“李先生的工作范围真广，投资公司、粮油进出口、超级市场，嘿！只不过除了第一份工作你做了半年，其他没有

一份是超过半年的，我想知道理由。”

李少杰发觉自己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觉得都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和适合的工作。”

那人俯前少许，眼中闪着嘲弄的神色，语气转冷道：“我最不喜欢不诚实的人，我凑巧认识千岛企业的人，询问了有关你的事。”

李少杰愕然道：“那为何你还要见我？”

那人道：“因为我在千岛那位朋友认为你外型头脑都不俗，应是办得事的材料，所以觉得对你有点兴趣。”

李少杰喜道：“那是否肯聘用我呢？”

那人断然道：“对不起！首先是不喜欢第一次见面便满口谎话的人，其次你应回家照照镜子，看看变成了什么样子。请吧！我还有很多事等着办。”

李少杰一颗心往下沉去，消没在无底的深渊里，一阵天旋地转后，他发觉身在家里。

电视传来宣布六合彩搅珠的声音。

一个接一个数字报告出来。

然后他清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地板上。

电话铃声响起。

李少杰围着浴巾，走过去拿起话筒，道：“谁？”

大姊李少碧焦灼的声音由话筒传来道：“你昨晚到哪里去了，我打了整晚电话都没有人听。”

李少杰下意识地摸着后脑仍在隐隐作痛的伤处，想起昨晚自杀不死的酒后糊涂事，笑道：“放心吧！我不会自杀的。”

一次还不够吗？那对得起任何人了。

李少碧晒道：“鬼才担心你会自杀，我找你，是要你去面试一份工作，给人辞退了也不通知我，害我打到千岛去，不知多么尴尬呢！”

李少杰奇道：“面试？”

大姊道：“你自己不紧张，只有由我来替你着急，这几个星期我不断为你寄出求职信，昨天才收到一间公司的回音，要你准二时三十分到那里面试，唉！你真的要振作点了。”

李少杰心头一阵感激，抄下了地址，再听大姊教训了几句话后，才挂断了电话。

看着地上的玻璃碎片，李少杰想起了魏波和秋怡，涌起难以遏抑的凄苦，颓然坐下，双手捧着脸，向自己叫道：“不！我不可以就这样沉沦下去的！”

李少杰看着光点跳到十八楼停了下来时，心中升起一阵寒意。

为何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便似在不久前曾经历过同样的情景，包括电梯内的人，印象特深是那位红衣女郎。

他茫然步出电梯外，往左一看，赫然见到写着“朱氏地产”的招牌。

心中狂震，一时间举步乏力。

天！我记起来了，这不是和梦里的情景相同吗？

怎么会这么巧合的呢？

想起昨晚的遭遇，连忙理好头发和衣装，深吸一口气后，才举步走到门前，伸手按铃。

门打了开来。李少杰走到对着正门的接待处。

那位娇俏的接待小姐挂断了电话，问明来意后，请他坐下等候。

李少杰趁机打量，这是家小型公司，几张空台子只有两名俏女郎在办公，电话却响个不停，似乎生意相当不错。

“李先生！老板请你进去。”李少杰心中一阵紧张，站了起来，随着那位小姐的指示，朝公司内那唯一的房间走去。

“笃笃！”

“进来！”

李少杰全身发栗。

他仍记得这个声音。

和梦中那男子一模一样的人，穿着相同衣着，坐在椅上眯着眼打量他。

李少杰全身汗毛直竖，僵硬地坐到对面的椅里。

自己究竟是否还在梦中？

那人道：“我姓朱，朱氏地产是我创立的，我一向都在地产公司工作，有很多客户，所以成绩相当不错，很快我们便要搬到新买的地铺去，所以需要生力军来发展业务。”

李少杰心神震荡，呆头鸟般点着头。

朱先生拿起桌上的履历，边看边道：“李先生工作范围很广，投资公司、粮油进出口、货运、超级市场，嘿！只不过除了第一份工作你做了半年，其他没有一份是超过半年的，我想知道理由。”

李少杰心中狂叫，天呀！来了！真的和梦境一模一样。

朱先生皱眉道：“李先生？”

李少杰干咳一声道：“朱...嘿！朱先生，我真的很想说那几份工作都不适合我，所以才做不长，可是我这一生都不懂骗人，所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

朱先生微感错愕，点头道：“那就说真话吧！”

李少杰道：“我因为和前妻发生了问题，所以这两年来在工作上，连自己都不满意自己。这次换工作，是希望重新发奋做人。噢！昨天我才和她办妥了离婚手续，再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情绪了。”说到这里，心头又是一阵苦楚凄酸。

朱先生仔细看了他一会后，眼睛再落到履历表上，用普通话问道：“我们的客户有很多是国内和台湾来的人，你可以应付吗？”

李少杰心中一喜，知道事有起色，忙以普通话应对之。接着朱先生又以他蹩脚的英语问了几条问题，李少杰一一应付。中学毕业后他曾读了两年商科，对普通话和英语都曾下过苦功，故现在可大派用场。

朱先生满意地道：“你的口齿相当伶俐，反应亦快，做我们这一行，除了手上有实力的楼盘外，还要对客人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就算今天交易不成，明年不成，后天他们仍会回头来找你。唉！这一行的竞争愈来愈大了，我本来有八个营业员，偏在我要扩展的时候，给‘安居地产’闻风故意高薪厚佣挖走了。”伸头透过玻璃看了外面那两位女郎一眼，叹道：“只剩下两个人没有人收留的野女郎，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唉！我自己又要.....咳.....”

李少杰无暇深究他为何欲语还休，大喜道：“你是肯用我了？”

朱先生点头道：“是的！若你没有别的事，明天立即上班，我们是采取分区制，底薪加佣金，试用期三个月。”顿了顿道：“有问题没有？”

李少杰扑上台面，伸手和朱先生紧握道：“我真的很感激，你是我大海里的陆地、沙漠里的甘泉、绝症病人的神医，嘿！”

朱先生皱眉看着自己被握得发痛的手，不为所动道：“希望我不是下一个解雇你的人吧！”

李少杰兴奋地在街上一蹦一跳走着。

世界忽然可爱起来，充满了生机。

秋怡只属于过去了的黑暗天地，他发誓要重新开始。

往日的颓唐失意，主因是他对秋怡仍不死心，但现在他的心已死了，反恢复了斗志和生气。

那段日子实在太长、太可怕了。

心情这么好，要不要找俊和出来庆祝一番，自己只剩下他一个朋友了。

这时他刚经过投注站，一个模糊的记忆掠过脑海，剧震后停了下来。

“啊！”一声叫了起来，脸色大变。

路人惶恐地避了开去，怕撞上个神经失常的人。

李少杰闭目伸出双手，在空中虚抓了几下，热汗由额角淌出来。

唉！为何只记得一个号码，梦里明明每个号码都听进了耳内的。

好像还有一个是“二十四”。李少杰握拳咬牙，旋风般冲进了投注站内。酒吧里。

坐在对座的俊和听得目瞪口呆，不能置信地道：“若非你真的找到了工作，鬼才肯相信你的话。”

李少杰眉飞色舞。掏出一大叠六合彩的咭纸，嘻嘻笑道：“我会以事实来告诉你我确实发了个这种美妙的预知梦，‘三’和‘二十四’肯定错不了，其他嘛？嘿！”得意地扬扬那一大叠的纸咭。

谢俊和看了腕表，神色凝重道：“应该揭晓了，我给你查查看。”李少杰把脸埋在手掌里，暗自祈祷，可惜圣母的经文大部分都给忘记了，唯有念句简单点的“南无阿弥陀佛”。

谢俊和由电话间走了回来，一把抓着他肩头道：“妈呀！真有”二十四“和”三“，快看其他的号码。”

两人颓然倒后。

李少杰失望得想哭出来，机会错过了便永远不会回头找你，自己在梦中为何不能专心点？

俊和喃喃道：“能撞中个安慰奖算不错了！可怜我连安慰奖都没有中过。”忽又精神一振，探手过来抓着他肩头道：“快滚回去睡觉，说不定你又能梦到明天会发生什么。”

李少杰一呆道：“这些事不是每晚都会发生的吧？”

俊和兴奋地道：“不睡觉怎知道，我从报纸看过很多这类可预知将来的梦，据说林肯被刺杀前，曾梦到自己被刺杀，只是躲不过大难罢了！”

李少杰呆瞪着他。

俊和续道：“朋友！假如你可预知命运，纵使只有一天的命运，你已拥有了举世无敌的武器，试想如果你去赌钱、炒股票会有什么后果。”

李少杰吁出一口大气，喘着道：“知道了命运，或者可以改变命运，天！事实上我已改变了梦里预知的命运，朱氏地产本来是不会雇我的。”

俊和在袋内掏出一张支票，递过去给他道：“拿这些钱去交租吧！算是我对你这命运超人的投资好了。”

李少杰汗颜道：“为何你对我这么好呢？”俊和把支票塞入他上衣的袋子里，缅怀地道：“还记得中三时有班大汉要揍我，你挺身而出和我并肩作战的事吗？”

李少杰恨声道：“结果我们给揍了一顿，回去还给大姊骂足三日三夜。”

俊和用力捏着他肩头道：“你是我自少投缘的好朋友，虽然现在我再不崇拜你，却没有法子不对你好，少时交下的朋友，只剩下你一个。现在来往的只是为着利害而交的酒肉朋友，再难有像我们之间那种真情，所以有时我虽很恼你的自暴自弃，但仍不忍心不理你。”

李少杰感动的道：“你真是我苦海里的明灯，婚姻触礁指导所的所长，佛祖座前的运财童子，你的大恩大德……”

俊和笑骂道：“你仍是那么夸大，想报恩吗？快滚回去睡觉吧！我能否发达，全赖在你身上了。”

是的！

若想给回一点颜色让那对奸夫淫妇看看，就必须赚钱，还要赚得很快和很多才行。

那晚他发了一个梦。梦见带着这世上最难服侍的一对充满铜臭及嚣张的夫妇去看了十多个楼盘，受尽了鸟气。

那男人还懂看风水。

结果做不成半单生意，只留下满肚子愤懑的气。

次日他回到公司里，老板仍未回来，昨天见过的两个营业员亦尚未现踪。只有他和那接待员对坐着。

“李先生！”

李少杰正思索着会否真的遇上昨晚梦中那对上了年纪的男女，闻呼吓了一跳，望向坐在接待处负责开门的那位小姐。

他因心神不属，没有留心打量任何人，这时才看清楚眼前这位小姐。

她长得很美，非常秀气，尤其难挡是她灼人的青春和健康的气息，真想请她站起来走两步转两个圈看看。

少女冷冷递来一张纸道：“这是临时雇员合约，你看过没有问题便签了它吧！是老爸吩咐下来的。”

李少杰这才知道她是老板之女，立时肃然起敬。

朱小姐似对他没有多大好感，埋首工作，不再理他。

“嗨！”那两位营业员的其中之一，一身火红冲了进来，横了李少杰一记媚眼，未语先笑道：“我是安娜，高兴你来加入我们的家庭企业，妮姐是老板的千金，我是老板的侄女，另一位你见过的是我的表姐珍妮，收到了定单没有？”

再用眼多电他一下后，才带着一阵香风擦身而去。

她的美色虽稍逊朱小姐妮姐，却胜在骚媚入骨，又懂打扮，谁也不能说她没有巨大的诱惑力。

李少杰略感快意，因为在安娜身上得回了点男性尊严，庆幸还有女人对他感兴趣，虽然他再不会相信任何女人了，秋怡就是最好的例子。

妮姐向着安娜的背影扮了个鬼脸，又俏又可爱。

两个妮子看来相处得并不融洽。

这时珍妮刚踏入门内，冷淡地和李少杰打个招呼，径自回到办公桌前坐下。

她因戴着金丝眼镜，外表较安娜端庄，可是一对眸子精灵炽热，看来老板对他“野女郎”的批辞，虽不中亦不远矣。

她比安娜最少高了半个头，比之近六尺高的李少杰亦只矮了少许，样子算不上是美人儿，却很有性格，配合她的高度，使她有种骄傲出众的魅力。尤其是那对长腿，可使任何正常男人垂涎三尺。

李少杰暗忖为何我昨天睁目如盲地全看不出她们吸引人的地方呢？

现在是否真的已从秋怡那无形的心锁脱身了出来？

胡思乱想间，老板朱明旋风般卷了进来，由李少杰身旁掠过，来到安娜和珍妮两桌之间道：“你们今天谁没有约客？”

安娜戒备地道：“先说说究竟有什么事？”

珍妮干脆道：“我没有空，早约好了客去看三个楼盘。”

朱明拿她们没法，叹道：“罗庚才昨晚打电话给我，要我给几个楼盘他看看，我早推说了没有空，你们两人怎都要找人陪他，抽奖也有一次抽中吧！”

安娜色变道：“上次我还没有受够吗？这种钱不赚也罢！千万不要找我！”

李少杰心中一动，胡乱在临时合约签了名后，走过去道：“我受惯气的，让我去试试吧！”

朱明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犹豫起来。

安娜和珍妮齐声欢呼，跳了起来，拿起手袋一哄而散，不知所踪。

剩下朱明和李少杰愕然相对。

好一会后，朱明无奈道：“记着不可开罪他，虽然很难侍候，可是他们确是出得起钱炒楼的人，只不过他们惯例不看过百个以上的楼盘，是不会作出选择的，而我们的楼盘又不够人好，所以次次都是作陪嫁的妹仔。唉！”

李少杰问道：“那位罗先生……”

朱明失笑道：“千万莫叫他罗先生，他不是姓罗，而是姓丁，叫丁桂才，只因他每次看楼都拿着罗庚盘去看风水，地产行才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庚才，明白吗？清楚了没有。”

李少杰心头狂震。

天啊！我真能每晚梦到跟着来到的那天会发生的事啊？

他再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拥有跨越一天时空的命运斗士。

我定要改变昨晚梦里所预见的命运。

李少杰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公司，坐到了一张空椅子上，脸对着正同情地看着他的珍妮和安娜。

两人因他曾见义勇为，观感自然大是不同。

朱明推门走了进来，吁了一口气，若放下了万斤重担般轻松起来道：“做不成生意不打紧，只要他们不藉投诉你来臭骂我一顿，我便要叩谢神恩了。”

李少杰奇道：“为何你们像很怕他们的样子？”

朱明在另一张椅子坐了下来，语气出奇地温和道：“罗庚才还有另一个外号，叫‘炒楼教父’，他是黑道里祖师爷级的人物，否则何来这么多现钞炒楼。”

李少杰恍然大悟。

安娜恨声道：“这咸湿伯父最爱挨挨碰碰，交易不成还要给他占足便宜，提起他地产界的靓女都叫奴家怕怕。”

说到“靓女”两字时，特别飞了李少杰一个媚眼。

李少杰嘴角逸出一丝微笑，从怀里掏出两份临时买卖合同，递给朱明道：“管他是罗庚才还是炒楼教父，我做成了他两单生意。”

朱明一呆后，接过合约，打开一看，瞪着不能置信的眼睛，失声道：“他转了死性吗？”

安娜和珍妮亦是瞠目结舌呆瞪着他。

外面隐约传来妮姐一声讶异的轻呼。

这妮子正偷听他们说话。

李少杰站了起来，若无其事道：“我很累了，可不可以早走半步。”

朱明呆头鸟般点着头。

李少杰走往正门，故意不看妮姐，心中充盈着激烈的情绪。

只要能预知将来，便能趋吉避凶，改变命运，那他终有一天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让秋怡后悔离开了他。

他要报复。

向所有坏女人报复。

第三章 卑鄙小人

“叮！”两个杯子碰在一起，杯中晶莹的香槟酒泛起了颤动和涟漪。

谢俊和兴奋得孩儿脸发着亮光，几乎是唱出来道：“为我们将来的幸福干杯。”

一饮而尽。

李少杰喘着气道：“我买通了看更，由他的口告知罗庚才，那商业大厦的前度租客，已发达搬到了铜锣湾最高级的商业大厦，公司还上了市，赚到盘满钵满时，他那吞口水的贪馋样，真是见过才相信有那么丑恶，有什么好风水的证据，比这更有说服力呢？风水不好哪能如此。”

谢俊和不安道：“若教他知道你在骗他，你和那同谋都可能会没命。”

李少杰正容道：“放心吧！我是不会不择手段去骗人的，除非是坏人，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嘛。且看更说的也是事实，不过受了我的茶钱，当然是落力点和夸大一点。”顿了顿续道：“他本还要比较别的楼盘才买，但我临行前向那看更道，待会将有人来第二次看盘，炒楼教父一听便二话不说嚷着要买，连下面那层都不放过，说两个盘都风水相同，你说妙不妙。”

谢俊和像首次认识他般端详了半晌后，点头道：“若住日你干地产时有现在的一半功力，就不致差点要破产了。”

李少杰微一错愕，想了一会通：“以前我只是为了秋怡勉强去做，现在却是为了自己、你和大姊。你也不知我多么痛苦，短短两个小时内查了十多间楼盘，才拣到了这两个待沽的好盘，恰好亦是梦中的他较满意的两个盘，真是天佑善人。”

谢俊和微俯向前，两眼发光道：“明天做什么好，去赌场吧！只要赢他个一、二千万，我们便可以建立我们的李谢国际投资公司，有你那能超越一天时空的能力，我们的投资公司可稳立于不败之地了。”

李少杰苦笑道：“别忘记那些梦是我控制不来的，怎知命运肯透露他爷

爷天书上那一项给我知道。放心吧！若我再梦至六合彩号码，又或开大开小，定不放过发达的机会，到时二一添作五，我们兄弟就可以风流快活了。”

谢俊和不耐烦地站起来道：“少说废话，快回去睡觉。”

李少杰回到公司，九时了，门还未开。

待了十五分钟，妮姐才姗姗而来，低头轻轻叫了他一声早晨，启门进去。

李少杰跟在她身后。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站起来的全相，发觉她骨肉均匀，体态动人，不禁食指大动，妮姐坐下后，还赖在她台前不走。

妮姐故作漠然瞅了他一眼后，冷冰冰地道：“有什么事吗，李先生？”

李少杰道：“为什么你总比你爸早回来呢？你们不是一起出门的吗？”

妮姐蹙起黛眉道：“我们不是住在一起，你若没有问题，回去工作吧！我还有很多事急着要办。”

李少杰大感没趣，走了开去。

然后醒了过来。

翌日九时三十分。

李少杰急步走进电梯里，恰好挤到妮姐身旁。

妮姐低叫了一声早晨，李少杰以他最佳的风度微笑回应，再没有说话。

哼！你既不喜欢我兜搭你，我李少杰就让你看看非礼勿言的君子风度。

到了公司门时，他又为她推开了门，才回到办公桌坐下，心想这妮子定为我的行为醉心，陶醉一番后，电话响了起来。

谢俊和的声音传来道：“怎样了！开大还是开小？”

李少杰颓然道：“赚钱那有这么容易，我只梦到了其他东西，都是公司的事。”

谢俊和兴奋不减道：“我昨晚想足一晚，想到了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吃午饭时才和你密斟。”

李少杰笑应道：“快餐店，黄衣女郎，梦中情人，对吗？”

挂断了线。

心情欢畅无比。

能预知前一天事情的能力，燃起了他复仇的希望，盖过了失去秋怡的痛苦，因为那已被仇恨所替代。

说真的，他现在又不那么恨他们了。

女孩子，要飞便让她像蝴蝶般飞走罢，对他来说，妮姐新鲜刺激多了，她的单纯使他有安全感。

或者他需感谢秋怡和魏波。

没有他们，他便不会自杀，怕亦没有现在这可改变将来的潜能了。

“嗨！”

珍妮和安娜联袂而回。

安娜今天特别性感，紧身的连衣短裙，把她惹火的身材衬托得玲珑浮凸，珍妮亦像刻意打扮过，比昨日耀目多了。

趁珍妮去了洗手间，安娜向他低声道：“昨天你帮了我这么大忙，不用去应酬老咸虫罗庚才，让我作个小东道，请你食晏吧！”

李少杰歉然道：“真不巧，我刚约了人，看看哪一天吧！我是新来的，让我请各位前辈才对。”

安娜失望地“哦”了一声。

李少杰心想，我的目标并不是你，而是小妮姐，让妮姐看到我和你鬼混，哪还有机会呢？

这时朱明回来了，召了李少杰进房去，沉吟半晌后道：“昨晚罗庚才打电话给我，大赞你是他的运财童子，刚买了那两个盘，手中的股票平均升了两成，所以他决定以后只找你买楼。”

李少杰心中一惊，罗庚才这么迷信，若明天股票跌了，岂非亦由他负起那责任。

朱明喃喃道：“本来我已准备挹定金，放弃了租下那地铺，可是你第一天来便给我做了两个大盘，又使我生出新的希望，决意博他一铺。做地铺成本自然重得多，但却可以吸纳街上的生客，不像现在般难有大发展。”

李少杰心不在焉唯唯应诺，心中却想着罗庚才潜在着的实质威胁。

午饭前，他带客人去看了一个盘，虽做不成生意，但却成功赢得了客人的好感。

赶到快餐店时，谢俊和已为他买好了午餐，低声道：“来了，在你的右后方靠玻璃的那一张。”

李少杰扭头望去，刚好那写字楼美女一对妙目亦向他望来，两人目光一触下那美女忙低下头去，诈作和同桌的女郎交谈，神态娇艳绝伦。

这次谢俊和发觉了，色变道：“天！你莫要横刀夺爱。”

李少杰道：“不要怪我，自己争气吧！这种万中无一的绝色佳丽，没有人追打死我也不相信，手脚慢点都不行呢，说不定给星探发掘了去做广告模特儿或明星，那时就便宜了那些公子哥儿和电影公司的老板了。”说到这里，想起了魏波和秋怡这“明日艳星”，立时食难下咽。

谢俊和赧然摇头道：“你说的倒有点歪理，那样吧！你去追她，好过她落入邪恶之徒的手里。”

李少杰叹道：“朋友妻不可欺，虽然她不是你的娇妻，却是你的梦中情人，就算赚钱我也会赚远点，以免损害了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好了！快说出你想到的发达大计，我实在穷得太久了。”

谢俊和肃容道：“我为你想足一晚的是有关命运的因果关系。”像怕不够说服力般俯身向前，握拳道：“你梦不到今天是开大还是开小，只不过因为你并没有计划今天要到赌场去，所以那是并不会在今天发生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少杰一呆点头道：“我明白了，只要我今天的确是要到赌场去，那我理应在昨晚梦到赌场的事，因为那是今天会发生的事，是否这样呢？”

谢俊和大力一拍他肩头，另一手在上衣袋抽出了两张票子，兴奋地道：“对了！明天是周末，我买了两张到澳门去的船票，一起去赌场出粮，星期天我们再到马场去，星期一我们一起辞工，去建立我们的梦想王国。”忍不住又狠狠盯了那俏佳人两眼，显然他的梦想王国，亦包括那白领丽姝在内。

李少杰皱眉道：“事情看来并非你想像般简单，那次买六合彩只是个临时决定，为何我却可以梦到呢？”

谢俊和摊手道：“你问我，我问谁？或者根本你会在那天买六合彩，很少人会计划明天去买彩票，多是心血来潮买他一张半张。不要胡思乱想了，今晚临睡前，记得念经般念着明天要到赌场去，便可日有所计划，夜有所梦了。”

这时女郎经过台子旁，累得两人都用鼻大力去嗅，占占她香风的便宜。

那是个忙碌的下午，他带客人看了几个盘，幸运地做成一单生意，心情大是不同，放工后到书局买了几本研究梦境的著作，又看了一场电影，才回家去。

翻了几页后，一股疲倦和孤独的落寞感涌上心头。

自己也需找个女友了，这世上还有什么娱乐比搂着一个美女睡觉更使人惬意的。

安娜也好，珍妮亦好，当然最好是妮姐，还有……嘿！那个是谢俊和的，自己想也不应想。

自己又不是要求长久的关系，和安娜这种大胆女郎玩玩有什么打紧。

胡思乱想中，他在椅里沉沉睡去。

他梦到和妮姐在街上并肩走着。听到自己不住逗她说话，妮姐只是冷淡地有一句没一句应着。

当他问及她平时爱做什么时，妮姐停了下来，沉着脸道：“我知爸是想制造你和我相处的机会，他是这世上最自私的人，当年因为妈咪带着我离开了他，一直恨着我们母女，现在见你是个人才，又想利用我把你留着，我偏不如他所愿。请吧！不用你陪我。”急步走了。

李少杰赶上去道：“至少让我送到门口去，好吗？”

妮姐怒道：“不要吊靴鬼般跟着我，给我男友看到发生误会时，谁来赔我？”

不顾而去。

李少杰大受伤害，呆立街头。

铃声大鸣。

李少杰睡眼惺忪爬了起来，舒展了一下筋骨，暗忖这么早谁会来找他呢？

冲进来的是谢俊和，紧张地道：“灵不灵！”

想起梦中妮姐对他的无情，李少杰苦笑道：“昨晚我只做了一个噩梦。”

谢俊和变色道：“你不是失去了那能力吧？”

李少杰道：“放心吧！那噩梦是和今天有关的。”

谢俊和稍放下心来，苦思不解道：“没有理由的，你怎会梦不到赌场的事。”

李少杰道：“我们今天会到赌场去吗？”

谢俊和气冲冲道：“现在去有个屁用？”

李少杰晒道：“你看！我们今天根本不会到赌场去，那就是不会在今天发生的事，所以我昨晚怎会梦到？”

谢俊和伸手搔头，似懂非懂，一脸难过。

李少杰心神飞至妮姐身上。

自己连续两晚只梦到这标致甜妞儿，是否因为那是自己眼前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呢？

自己不会爱上她吧？

不！再不应爱上任何女人。

她们只应是用来调剂生活，添点姿采，真正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事业，有了钱，人生才会有意义。

钱是换取尊严的唯一法宝。

回到公司后，珍妮和安娜忙得不可开交，轮流在会议室接见客人，他却清闲得很，正想着为何会和妮姐走在一起时，香风卷起，安娜背着大袋，半边身挨到他背上，高挺柔软的乳房紧压着他，在他耳边温声软语道：“下午我有两个小时的空闲，你不是要请人家吃饭吗？”

李少杰暗忖横竖无事，和她打情骂俏两小时亦是美事，何况她对自己的身体好像慷慨得很，心痒痒下待答应，朱明的声音在后响起道：“安娜你不要搞少杰，我今天有事要他帮手。”

安娜狠狠一跺脚，陪客人去了。

李少杰大感没趣。

朱明大有深意看了他一眼，若无其事道：“妮姐要送一批重要文件到律师楼去，你陪她走上一趟，送完文件后，你们两人都不用回来了。”

有了昨晚的梦，李少杰心知肚明是什么一回事，故意道：“今天不是我们最忙的日子吗？很多客都是下午才有空看楼的。”

朱明道：“我们的客都是以商业楼宇为主，今天反不那么忙，下星期搬到地铺后，多了住宅楼盘，可能连星期日都要上班了。去吧！你真是个关心公司的好伙计，我没有请错了你。”

李少杰穿上上衣，来到正门处与妮姐会合，待要为她提着公事包，妮姐扭身避开，紧绷着俏脸，走出门外去。

李少杰追了上去，直到走在街上，两人都没有交谈过半句话。

李少杰心中暗怒，停了下来道：“朱小姐！”

妮姐停了下来，讶异的看着他，眼中露出戒备的神色。

李少杰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你不想和我走在一起，这样吧！文件由我给你送去，朱小姐早点去和男友见面吧！”

妮姐愕然道：“他还未下班。哼！定是安娜这丧妹告诉你我的事，看你是个老实人，对她可要小心点！她的生活很不检点呢。”

李少杰心头大不是滋味，伸手拿过她的公事包，微笑道：“我又不是要追求她，她如何生活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你逛逛百货公司吧，若我是你的男朋友，定会给你买对吊着星星的耳环，衬起你的脸型会更抢眼。”

妮姐微恼道：“他对人家从没有这种心思。”顿了顿道：“我也闲着无聊，和你到律师楼交货吧。”

李少杰这时只想一个人独自漫步，回想过去那一星期内所发生的奇妙无比的事，摇头拒绝道：“千万莫低估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我情愿一个人去好了。”

潇洒一笑后，扬长而去。

妮姐看着他挺拔的背影，眼中闪过迷惘的神色。

这样的男人，她还是第一次遇上。

当天晚上，他循例到大姊处吃饭。

两个外甥高采烈地迎了上来，拉着他说个不停。

大姊惊异地看着他，道：“少杰！你看来整个人都不同了，从未见过你像现在般神采飞扬的。”

李少杰微笑道：“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姊怎会想到其他，安慰地道：“那就好了。”掷了本娱乐周刊到他膝上，道：“见到你这样子，才敢让你看，翻到摺着的那一页，哼！贪慕虚荣的女人，我看她将来怎样收场。”

李少杰的心脏剧跳起来，翻到那一页。

衣着性感的秋怡挽着魏波的照片，赫然入目。

照片旁注着“魏大亨带着下一部三级片的女主角在首映礼亮相”。

李少杰一阵晕眩，连大姊说了什么话都不知道。

那晚他喝了很多酒，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天明，醒来时头痛欲裂。

那天当然去不成马场。

接着的一晚他发了个很可怕的梦，梦到早上出门时给两名地下钱庄的人截着，追讨下一期的欠债。跟着到了澳门赌场去，输得一干二净。

醒来后一身冷汗。

他知道这并非一个噩梦，而是会在今天发生的事。

魏波这奸贼骗了他，并没有依约替他还债，若秋怡亦知道这件事，就是合谋来骗他了。可恨自己当时竟毫不怀疑对方的话。

他打了个电话给俊和后，待了半小时，才出门上班。

到了电梯前，两名大汉，由楼梯角处拥上前，一左一右把他挟着。

李少杰早有心理准备，冷笑道：“到期了吗？”

两人大为错愕，李少杰理应以为魏波代他还清了债的呀！

其中一人一个挂拳由左侧击往李少杰左腰眼处，又狠又辣。

李少杰中学时是运动健将，打架的经验不少，何况在梦中又经历过同样情景，对方才移前，他猛往后退。

刚好另一人由右边迎了上来，原意教他动弹不得，那知出拳者留不了手，一拳轰在他小腹处，痛得他弯下身去。

打错人的大汉急怒交集，正要再施辣手，电梯门开处，谢俊和带着他当警察的弟弟，赶来救驾。

快餐店里，谢俊和向弟弟谢俊成道：“这样横蛮，又动手打人，放高利又是犯法的，为何不可拉他们回警署去？”

谢俊成叹道：“表面上他们做的全是合法生意，连大小银行遇到烂帐时都请他们出马，说他们打人，最多只能算是互相打架罢了！大哥！你虽比我长两岁，社会经验却不及我，我有很多同僚，借了高利后还不是任人鱼肉，杰哥还是想法早日还钱吧！好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俊成走后，李少杰脸上仍是阴霾密布，开罪了地下钱庄的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回事。

谢俊和还在大骂魏波卑鄙。

李少杰一咬牙，狠狠道：“带了钱没有？”

谢俊和拍拍袋子，兴奋道：“我立即去把五万元储蓄全提出来，有了钱，什么人都不用怕了。”

是的！这是他眼前唯一的生路了。

尽管今天不是假期，赌场内仍是闹哄哄挤满了人。

谢俊和、李少杰两人挤在赌大小的桌前。

李少杰听着荷官催促客人下注的声音，额角冷汗直冒。

谢俊和在他耳边低声道：“你只是赌大小吗？别的或者易多赢一点。”

李少杰叹道：“我对赌钱一窍不通，所以只能梦到唯一懂赌敢赌的东西。”

“十六点！大！”

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李少杰双手紧抓，这虽是梦中曾发生过的事，可是如何记得那一铺开大，那一铺开小呢？

这时眼旁红影一闪。

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挤到他两人旁边来。

李少杰记起了梦中这环节，在谢俊和耳边喝道：“小！”

谢俊和拿起十个千元筹码，放到买小那栏去。

李少杰一把抢过他手上所有筹码，全推到那里去。

五万元赌一注。

身旁的人发出讶异之声，为之侧目。

骰子在盅内滚动着。

谢俊和在他耳旁道：“下次你最好记着是多少点，可赔得有些呀。”

揭盅的时间到了。

小！

谢俊和、李少杰两人兴奋得跳了起来，取起筹码退了出去。

谢俊和欣喜若狂，叫道：“我早说我们可以发达嘛。盅盖一开，我便等于多了四个月薪水。”

李少杰气道：“还差六万元，才够我还债。”

谢俊和一愕道：“我差点忘了，让我们回去再赌一铺，今晚乘机到浴室狂欢。”

李少杰摇头道：“我不行了！刚才太用心去记忆梦境，现在不但头有点晕，还有作呕作闷的难受感觉。回去吧！赢的钱可以应付很多欠款了。”

谢俊和坚决摇头道：“不！一日有把柄在那些人渣手上，你一天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咬紧牙根，断然道：“我回去再博一铺，赌赌命运是否站在我们那一方。”

李少杰想把他拉着，可是一阵晕眩，差点站立不稳，忙退到一旁坐下。

像过了世纪般漫长的光阴后，谢俊和垂头丧气来到他身旁。

那结果不说亦可知。

天地忽地变成毫无生趣。

第四章 绝处逢生

李少杰从噩梦里尖叫着醒过来。

一般人从噩梦醒来，都会很高兴，因为逃回了现实。

对他来说，现实却是噩梦真正开始的时刻。

七时三十分。

昨晚是他与俊和情绪最低落的时刻，两人坐飞翼船回程中，没有说过半句话。

上岸后，俊和邀他到家中暂住，避避风头，却给他拒绝了。对着在赌桌失去了全部积蓄的俊和，他的心情会更难受。

昨晚他梦到了股票大跌，暴怒如狂的罗庚才打电话来骂他，同一时间

和他结下怨仇的地下钱庄恶汉上门来寻他晦气。

怎么办才好呢？

他跳了起来，找到罗庚才的名片，不理他是否仍在尚未起床的时刻，拨了个电话到他家里去。

那是罗庚才特别加写在名片上的号码，以保证有好盘时可以找到他。

几经转折后，罗庚才尚未睡醒的声音不耐烦地在线的另一端道：“杰仔吗！有什么事要这么早打过来？”

李少杰沉声道：“才伯！你听我说，股市一开，立即将手上股票全部放出。”

罗庚才愕然道：“没有可能的，现在升势强劲，承托力又好，外围股市亦没有跌，若有问题，我会是第一个收到内幕消息的人，昨天我才重拳出击，入了多手货，下午已升了几个价位，你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李少杰急道：“我没有消息，只是我的死鬼老豆向我报了梦，请相信我吧。”

罗庚才怒道：“我的死鬼老豆也曾报梦教我买马，却输了我百多万元，滚回去睡觉吧！信你才是白痴。哼！”

电话挂断。

李少杰对着话筒发了一会呆，叹了一口气才放下电话，唉！他总算尽了力，罗庚才再没有怪他的理由了。

他不敢到门外去，怕有人在外面等他。

电话先后响个不停，他都不敢去接听。

昨天他到澳门去，并没有向朱明请假，对方可能以为他辞职不干了。

但今天他怎敢回公司上班？

他呆坐椅内。

十一时正。

门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

李少杰到厨房取了把菜刀，插在背腰际处，才咬着牙根把门打开。

门外站了个西装笔挺的陌生男子，看来颇斯文，但他却知这只是个伪装，因为昨晚的噩梦便是由他开始。

李少杰带着拚死无大害的心情，冷冷道：“你想说自己是区议员办事处的人，到来垂询民情是吗？对不起！我绝不会投你们诚信财务一票的。叫你那三个同党出来撬铁门吧！”

那人听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完全不知应该如何反应。

李少杰再笑道：“快滚吧！我的人要来了。”

那人下意识地往升降机那边望去，立时脸色大变，叫了声“散水”，由后楼梯那边奔去，和他齐至的另三个人亦随他作鸟兽散。

这次轮到李少杰呆了起来。

难道真的有人来了。

脚步声迫近。

不旋踵一身唐装衫裤，黝黑肥矮，年约五十上下的罗庚才出现门外，身边傍着四名一看便知是黑道人物的壮硕汉子。

李少杰心中叫糟，颤声道：“才伯！”

罗庚才一改平时贪馋之相，冷冷望往那几人逃走的后楼梯，闷哼道：“他们是什么人。”

李少杰恭敬答道：“是来追数的。”

罗庚才点头道：“唔！先开门。”

李少杰硬着头皮打开了铁门。

罗庚才等五人拥了进来，看到了他背后的菜刀，罗庚才笑道：“想和他们拚命吗？”

李少杰赧然拔出菜刀，放在桌上。

罗庚才溜目四顾，看着凌乱不堪的地方，失笑道：“你看来干净整齐，想不到竟有个这样住不得人的家。”

四名大汉笑了起来，其中一人道：“杰仔！才叔很欣赏你呢？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出来，才叔一句话便可给你摆平的。”

罗庚才哈哈一笑，转过身来，满脸欢容道：“你老豆比我老豆灵多了，真想和你结拜为兄弟，那你老豆就是我老豆，自然会在紧要关头向我报梦。”

李少杰一震道：“股市真的跌了。”

罗庚才愕然道：“没有看电视吗？股市一开，外资立时大量出货，引起恐慌性的连锁抛售，直跌了五百多点，看来还会多跌几个价位呢。幸好我走得快，这一轮，我对炒楼的兴趣远及不上炒股，所以按了大部分楼盘套现，换取现金掷向股票。若非是你，这次我的损失会引致周转不灵的局面，唉！那就惨了！跟着我拚命的兄弟也惨了，他们都是随我一起炒股的。”

李少杰喜得跳了起来，叫道：“你真的把股票全放了出去？”

罗庚才见他是真心为自己喜悦雀跃，大是感动，点头道：“今早我给你吵醒，心情不好，语气重了点，事后愈想愈惊，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情，立即把手上的股票全放了。”顿了顿道：“我的问题完了，轮到你的事了。我要的是最坦白诚实的话，不可有半点遮瞒，若我发觉你骗我一句话，立即掉头不理你。好！说吧！”

李少杰终看到罗庚才作为黑道枭雄的另一面，先请各人坐下，才一五一十将他与魏波间的恩怨说出来。

罗庚才瞪了他好一会后，吩咐下去道：“给我查查诚信财务的底子。”

然后悠然道：“我们在江湖上行走，先要讲理，在理字站稳了脚，才可以和人拗手瓜，看看谁更有实力，不过现在的后生小辈再不是这样子了。”唏嘘一番后，续道：“魏波这小子我见过几次，这反骨仔一向目中无人，我早看他看不顺眼，不过他现在很红，暂时还不想和他有任何冲突。”

李少杰变色道：“那……”

罗庚才截断他道：“不用担心，只要你不主动惹他，我定可以护着你，教他不敢动你半根毫毛。你也莫要多事，他背后有几个国际级的毒贩支持着，通过他的电影公司为他们洗黑钱。算了吧！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要来作什么。”

刚挂断电话的大汉回到罗庚才旁边，俯身低声说了几句话。

罗庚才淡然道：“通知他们一声，说我要和世侄上来了结一笔欠账。”

下午李少杰回到公司时，朱明正指挥着搬运工人把家私文件搬走，见到他回来，不但毫无责怪之色，还欣然道：“少杰回来了，叫妮姐带你去看看新公司吧！地方相当不错呢。”

妮姐今天穿着便服，牛仔裤皮鞋，轻盈洒脱，另有一番绰约少女丰姿，迷人至极，以微笑迎向他的目光，内中隐含关切，好像在说：“你这人哩！昨天到那里去，电话亦不拨个回来。”

李少杰想起她是人家的女友，大感泄气，向朱明道：“昨天……”

朱明道：“不用解释了，才伯刚才挂了个电话来，指明由你打理他所有楼盘，这次租多一个地铺都不怕了，而且有他撑腰，谁也要给我朱明一点面子。快去吧！顺便帮我搬些重要文件。”

李少杰如在梦中，拿起两包沉甸甸的文件，和妮姐并肩下楼。

妮姐对他态度大为改善，问道：“昨天你到哪里去了？”

李少杰解决了债款，一身轻松，见到妮姐那清新秀气的样儿，忍不住逗她道：“你刚才不是用那对会说话的大眼睛问了这问题吗？我亦用眼神回答了你，只不过我的牛眼不懂交际，所以你体会不到吧！”

妮姐“噗哧”一笑，横他一眼，欢喜地走进地车站的入口里。

地车人很挤，两人迫在门侧那窄小的空间里，差点紧贴在一起，妮姐如兰的气息正好呼在他下颌处，痒痒的教他泛起销魂蚀骨的滋味。

他默默享受着那动人的全面接触，暗诧这妮子看不出原来这么丰满。

妮姐低声道：“平日你不是顶会说话的，为何现在一声不作。”

李少杰洒然一笑道：“因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像乘机在揩你的油占你便宜。”

妮姐不以为忤道：“这是没法子的事，地车时常都是这么挤作一团，给你占便宜总好过给其他人吧！”

李少杰心中一酥，眼光不由落到她挺秀的酥胸上，愕然道：“难道你是任得别人揩油吗？”

妮姐跺足嗔道：“当然不是，我会提起手袋，护着前身，你竟敢这样说人家。”

李少杰很想问：“我也是头色狼，为何小姐你不架起防御措施。”不过想起她心有所属，话终出不了口，还硬移开了少许。

妮姐眼中闪过异采，垂下头去。

这时地车到站，妮姐心不在焉站立不稳，娇躯投入李少杰怀里，让他抱个满怀。

妮姐娇吟一声，浑体发软。

李少杰拥着她到了车外，才大方地放开了手。

妮姐瞅了他一眼，才领头往通往地面的电梯走去。

两人默默走出地车站。

李少杰叹了一口气道：“若非朱小姐有了男朋友，我定要与你约会。”

妮姐低声道：“我共有三个男朋友，那你岂非连眼也不应望向我吗？”

李少杰一震道：“什么？”

妮姐道：“听不到就算了，你是最奇怪的人类，女孩子一天没出嫁，谁也可以追的，来！看谁跑得快一点。”笑着跑到前面街口处，进入了一个铺位里。

李少杰呆立街旁。

今次反轮到他犹豫起来。

妮姐摆明他可以追求她，显是大有情意。

可是他早下定决心，这一世再不会结婚，女人他今后是绝不会嫌多，但只是抱着游戏人间的心情和她们玩玩而已！

眼前最重要的事，是趁自己仍拥有预知未来一天的能力，赶快跟俊和建立他们自少憧憬着的梦想事业。

其他一切都应放在一旁。

但为何不可抱着玩玩的心情和妮姐厮混呢？

他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安娜从铺头钻了出来，向他招手道：“少杰快来，有很多重东西要烦你搬哩！”

李少杰举步走去。

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踏上了人生路途一个全新的里程。

过去变成了漆黑一片。

现在他拥有的，是眼前这一刻可预知的明天。

当晚朱明在附近一间酒楼筵开十多席，庆祝乔迁之喜。

罗庚才夫妇亲来道贺，虽只逗留了十多分钟，但已给足朱明面子，令行家对他刮目相看。

罗东才夫妇对李少杰态度热烈，特别在众多地产界的老板前夸奖李少杰，又称他为世侄，使他身价亦徒然倍升。

罗庚才走后，已有人向他表示招揽之意，李少杰一一婉言拒绝，表示饮水思源，绝不忘朱明提拔之恩。

地产营业员里不乏美女，纷纷对他表示好感，送上名片。

李少杰以翩翩风度，一一应付。

妮姐和安娜、珍妮等凑成一局搓麻将，李少杰乐得周旋於群雌之间，不用理会她们。

饮宴时他给朱明拉到了主家席，与妮姐等分席而坐。

最后他醉倒了，隐约间感到朱明和妮姐送他回家。

那是个无梦的晚上。

第五章 绝色佳丽

翌晨他回到新公司，安娜、妮姐和珍妮三女围在一起，细声讲大声笑，情绪高涨，往日三人互不瞅睬的情景一去不返。

三女见他回来，均含笑用暧昧的眼光上下打量他。

安娜笑道：“酒醒了吗？人家本想要你送我和珍妮回家的。”

李少杰大讶道：“你们两个住在一起吗？为何回公司的时间从没有一天相同？”

很少和他说话的珍妮道：“你有关心我们吗？整整一个星期了，你和我们说的话加起来只有十句。其中一句却是问路去厕所，所以那句不算。”

李少杰想不到这长腿小姐辞锋如此凌厉，举手投降道：“第十一句是我的座位在哪里？”

众女笑了起来，对他的应对非常欣赏。

珍妮嗔道：“我们还未说完呢！何时请我们到你那个像猪栏的狗窝去，你请我们吃饭，我们给你执拾清洁地方。”

李少杰目光落到笑靥如花的妮姐身上，眼光贪婪地在她修美的玉腿上

下巡视了两回后，佯怒道：“你竟敢泄露李家的机密，该当何罪？”

妮姐给他逗得花枝乱颤，笑个前仰后合，丝毫不介意他色迷迷的目光。

珍妮显亦心情大佳，嗔道：“少杰还未答安娜的问题。”

李少杰潇洒地一耸肩胛，道：“我怕你们要陪男友，令我空欢喜一场。”

三女给他逗得眉开眼笑，气氛达致前所未有的融洽。

妮姐瞪他一眼道：“你再提一句你的男友，我们联手割了你的舌头下来。”

李少杰指着妮姐道：“你肯来吗？”

妮姐俏脸一红，咬着唇皮道：“肯！”

李少杰步步进迫道：“哪一天都行吗？”

妮姐对望不让道：“哪一天都可以。”

李少杰心中叫苦，为何自己对着她时，总忘记了不应追求她的大原则，情不自禁和她调起情来，她的魔力真是那么难以抗拒吗？

安娜插嘴道：“没有藉口了吗？”

李少杰拍掌道：“好！一言为定，这个周末，你们三人到我家来吃饭，迟些再补发请柬。不过我可要请一个老友来，由他负责煮饭做菜。”

朱明刚踏入公司内，聊了几句后道：“现在公司比以前大了三倍，所以除了会议室和我的房间外，还有一大两小三间房，大房安娜和珍妮共用一间，少杰一间，请到新的接待员后，妮姐便可到房内做她的会计工作。”

妮姐雀跃道：“我终于自由了！”

朱明道：“今天会有新人来面试，少杰给帮眼拣人。少杰你进来一会，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两人在比前宽了一倍的老板办公室坐下后，朱明有点感触地道：“其实我最疼就是这个女儿，只是她不知道罢了！”

李少杰忽然想起，和朱氏地产的四个人只相处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他们公司外的事一无所知，但却有着亲若家人的感觉。将来同事多了，不知是否仍能保持这种亲切的气氛。

朱明似不欲再谈私事，道：“昨晚有位十多年交情的地产行老友告诉我，有很多人看中了你，还想过你到他们那去，都给少杰你坚决拒绝了，我听了很开心，由今天起你就是公司的副经理，每个月都可以分红，若你继续有良好的表现，我会分部分股份给你。”

李少杰欢喜地连声道谢，有点尴尬地道：“我可否先支月尾的那份粮。”

朱明大笑而起道：“没有问题，只是才伯那两个盘，你便分到两万多元，我一并给了你，约心中的女孩去解闷吧！人生是快乐还是痛苦，全操在你手。”

李少杰想到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

明晚不若与俊和到赌场再和人一较高下，这次将会赌轮盘，因为赔率大得多了。

第二天李少杰意气飞扬的回到公司。

接待处是位新来的小姐，姿色普通，却很懂打扮，见到他回来，微笑打过招呼后，道：“李先生！有位祈青思在房中等你。”接着低声道：“她很美哩！”

李少杰胸有成竹，因为昨晚他已见过她。

妮姐神气地坐在房内，专心工作，根本不知道他踏进办公室内，安娜和珍妮不住偷眼往他房内望去，显亦惊异那祈青思的明艳照人。

看到妮姐，他差点想先和她调笑两句，立时又克制着这冲动。是应该找个代替品的时候了，否则他终有一天陷足在妮姐的爱情泥沼中。

那目标就是祈青思。

他早和她在梦中相处过，猜到她是一个大富商的秘密情妇，跟她一夕风流，事后绝不会给她缠着。

她虽只静坐房内，仍是那样骄傲出众。

修剪合度极具风格的套装及膝裙，一看便知不是随便可在街上买到的货色，她的皮肤比得上俊和那梦中情人，但因戴上太阳眼镜，黑白对比下更诱人，更眩目。

纤巧的腰肢、修长的双腿，挺直的脊骨，五尺多高的动人驱体，没有男人会后悔花钱到她身上去。

短发不但突出了她希腊女神般似大理石雕成的轮廓，更使她深具时代之美。

可惜她神情冰冷，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李少杰感觉到那只是她用来保护自己的伪装。

他并非首次认识她，虽然他必须装作是这样。

真人比梦中的她还要美。

他推门入内，微笑叫了早晨，坐到位内后，先一步道：“给我一分钟。”

拨通了俊和的电话，道：“今晚七时的船，我有，明白了吗？”

挂线后笑道：“对不起，累祈小姐久等了。”

祈青思冷冷道：“是我早到了，我是丁太介绍来的，她说你手上有他们的楼盘，我希望找一间全海景的住宅，最紧要保安良好，价钱在四千万上下，多点没有问题。”

丁太就是罗庚才的太太，那上海肥婆。

李少杰点头道：“还要幽静，多点绿色的风景，最好是新楼，是吗？”

祈青思冰冷的脸容露出讶异之色，透过太阳眼镜呆瞪着他。

为何这蛮好看的男子竟像能看穿她的心呢？

李少杰早有定计，站了起来，走过去为她拉椅子道：“让我带你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那处有花有鸟，又近着海滩，是一个可躲避尘世的桃源。”

祈青思站了起来，望向李少杰道：“那是什么地方？”

李少杰道：“西贡！让我去借老板的车来。”

祈青思再忍不住心中的惊讶，西贡是她最喜爱的地方，为何自己尚未说出来，这男子已好像知道了似的？淡淡道：“不用了！我有车。”

蓝色的法拉利在绕山的公路飞驰着。

她开得很快，很狠。

“为何不说话？”

李少杰心中好笑，她和妮姐一样，你逗她说话，偏不理睬；不说吗？她便来撩你，那种欲拒还迎，确教人心动，学着她的语气像世上再也没有应关心的事物般淡淡道：“为何我应要说话？”

祈青思愕然瞅了他一眼，眼睛回到了正前方，晒道：“你的行业令我认为你会说话，不想做成我这单生意吗？”

她的口气总带着点愤世嫉俗的味道。

李少杰早预备好答案，那是梦中她向他曾说过的话，从容道：“祈小姐

只是想买屋，并不是要买说话。”

这是名副其实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祈青思脸上掠过奇异的神情，再没有说话。

李少杰步到落地玻璃前，望往露台外如画的水光山色，暗忖有一天我也有间这样的屋子，那就好了。

祈青思来到他身旁，往外望去，秀眸异采连闪。

李少杰早知她会喜欢这两层的独立洋房，因为昨晚梦里他们看了十多个楼盘后，才拣了这个盘，那梦中的最后一个盘，却是今早的第一个盘。

他平静道：“西贡是湿气很重的地方，但亦是这种浓湿的气候，才能把她变得这么美丽和灿烂。”

祈青思忍不住心中的惊讶，道：“你的想法和我很接近。”

李少杰知道终于引起她对自己的好奇和兴趣，暗笑不是“接近”，而是“一样”，道：“这间屋自己向你说了最动听的话，可以签临时买卖和约了吗？四千一百万。”

祈青思垂下头去，出乎他意料之外道：“不！我还要想想。”

李少杰愕在当场。

他的确改变了命运，不过这次是由原应做得成的交易，变成失败。

这种改变绝不受他欢迎。

祈青思像胜回了一仗般微笑道：“还有什么楼盘？”

李少杰回复过来。

她的笑容确是诱人之极，就若阳光破开厚黑的云层到他身上。

李少杰知道看亦是白看，她明明欢喜这间屋，偏作违心之言。

难道……天！难道她想和我多点相处的时间，那我岂非已在成功的路上走着，能和这样的尤物做腻友，真是减寿十年亦甘愿。

祈青思皱起那秀气之极的黛眉，脱掉太阳眼镜，慷慨地露出那像两泓清澈得似不见底的潭水般的明眸，道：“你在想什么东西？”先前的冷漠像冰遇艳阳般溶解下来。

李少杰灵机一触道：“其它楼盘和这差远了，不若我们先吃午膳，若你仍决定不要这个盘，我们才看其它的好吗？”

祈青思深深看了他一眼，道：“你是个很怪的人，若你认为我会改变主意，便试试看吧！”

转身而去。

看着她婀娜多姿的背影，李少杰心中失笑，你祈小姐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祈青思一对纤手插在上衣的两个小口袋，把衣服拉得挺直，使她高耸的胸脯分外突出，动魄惊心。

她神情专注凝视落地玻璃窗外广阔无际的绿野晴空、山光水色，和点缀其中各具特色的住宅建筑。

那样子又乖巧又骄傲，教人心痒难熬。

李少杰一手摩娑着杯子，柔声道：“还要饮料吗？”

祈青思目不斜视地摇了摇头，樱唇轻启道：“有没有烟？”

李少杰伸手招了侍者，问了她牌子后，要了包薄荷烟。

此时偌大的餐厅内只有三桌客人，很宁静，很安详，教人懒洋洋什么都不想做。

李少杰拆开烟盒，抽了一支来递给她，又为她划着了火柴。

祈青思轻轻捉着他的手，俯头燃着了衔在檀口的烟，再一拍表示多谢后，才坐直娇躯，吐出一口烟来，那模样有点放浪的味儿，看得李少杰直呆着眼。

午膳毕后，他们在这张靠着玻璃窗的桌子坐了足有个多小时，她仍没有丝毫肯离开的意思，亦没有嚷着要去看别的楼盘。

祈青思别过俏脸来，横了他一眼，好像在怪他这样盯着她。

李少杰触电般整个心神颤动起来，暗呼厉害，道：“不要怪我，你抽烟的姿态美极了，使我想把眼睛转往别处都办不到。”

祈青思嘴角飘出一丝轻逸的笑意，道：“你今晚是否约了女朋友到澳门去？”

李少杰记起了今早打给俊和密码似的电话，道：“不！那是我的最佳好友，嘿！我尚没有女朋友。”

祈青思“噗哧”笑道：“我也没有男朋友。”

李少杰失笑道：“那要找只蠢鬼来或会相信，人是绝不会相信这句话的。”

祈青思瞅他一眼道：“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话，鬼才相信你。”

想不到她辞锋如此厉害，李少杰摊手道：“我刚离了婚！”

祈青思平静道：“我也是刚离了婚，所以才要找屋子。”

李少杰头皮发麻。

她不是人家的情妇吗？

梦中的她在决定买楼前，曾悄悄打了个电话，那神情活像向男人撒娇要钱，自己原来捉错了眼神。

应否立即打退堂鼓呢？

祈青思别过俏脸来，明媚的眼睛深深地看着他，缓缓道：“为什么忽然哑口无言？”

李少杰砌词搪塞道：“我在想这世上竟然有能放你走的男人呢！那定是个不正常的人。”

祈青思对他愈来愈轻狂的话似若无动于衷，亦没有表示不高兴，轻轻道：“打算再结婚吗？”

李少杰坦白摇头道：“一次还不够吗？我再不会结婚的了。”想起秋怡在银幕上宽衣解带，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动作，他的心扭痛着，差点要像狼般仰天长嘶。

祈青思轻叹一口气道：“为何你的想法和我那么接近，我亦决定了不再结婚，专心理好我的律师楼算了。”

李少杰一愕道：“你是律师？”

祈青思一愕道：“有什么好奇怪的，女人不可以做律师吗？”

李少杰涌起自惭形秽的失落感觉，纵使和她一起没有结婚的威胁，可是她既本事又富有，自己怎够资格追求她，苦笑道：“我投降了，若要看其他的楼盘，我定会奉陪。”

祈青思摇头道：“不！我要坐在这看西贡的黄昏，最多我送你到码头去，不知多少年没有试过这种无所事事的闲适了，觉得很享受。”

李少杰愕然道：“你不是要买楼吗？”

祈青思促狭地笑道：“早买了，就是今早那一间。”

李少杰失声道：“为何你又说不满意呢？”

祈青思浅笑道：“我是故意气你，不过是你先燃起火头的，真抵不得你那种充满信心认定人家一定会爱上那间屋的可恨样子。”

李少杰哑口无言。

祈青思垂下螭首，强调了天鹅般的高贵玉颈那优美的线条，低声道：“不知是否职业的影响，我很少向人吐露心事，对任何人都带着戒备的心，但由今早第一眼看到你时，你便给我一种亲切和熟悉的感觉，不自觉地说出绝不应向陌生人吐露的话。”

李少杰心头一阵激动，很想伸手过去抓着她的手，却硬是没那勇气，这美女的修养气质外型，均非秋怡能比拟，她应不是属于自己的，甚至不应属于任何人的。

祈青思态度对他亲热多了，道：“为何不说话，又再作你的白日梦吗？”

李少杰一呆道：“白日梦？”

祈青思道：“我们的职业使我们惯于观测别人，你有对很特别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憧憬和梦想，不说话时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与眼前的世界绝没有丝毫关系。”

顿了顿续道：“别的男人和我在一起时，总口若悬河力求表现，只有你是用心去感觉多过用口说出来，那使我觉得有很大的吸引。”

李少杰叹道：“你这么坦白，那我也坦白点好了，我可否与你约会？”

祈青思“噗哧”一笑道：“现在你变回普通的男人了。好吧！明天十一点半我约丁太到我的律师楼办买卖手续，你这中间人亦须出现，到时你请我吃午饭好了，今天由我作东道。”

李少杰心中叫道：“天啊！这样的美女竟亦对我垂青，我真是走运了。”不知如何，心中泛起对不起妮姐的感觉，可是妮姐早男友成群，自己亦连她的指尖都没有碰过。

还是不要想妮姐了。

眼前美女，放过了将是终生抱憾的事。

第六章 初露曙光

他们这次赌的是轮盘。

李少杰福至心灵，凭着梦里的记忆，连下数城，惹来全场惊羨的目光。

两人旋风般速来速退，携着四百多万的巨额现金支票，匆匆回港。

船里，谢俊和兴奋得坐立不安，忽道：“明天早上我来找你，开个联名户口。知道吗？这个星期来，我每天都看财经报章和杂志，很快可以奉上计划书，保证你拍案叫绝。”

李少杰道：“早点，我不想迟到。”

谢俊和愕然道：“你还要返工吗？我准备补公司一个月薪金，立即辞职。”

李少杰道：“我不反对你辞职，但我仍想在地产上多汲取点经验，以前那次失败我总不服气，兼且四百万对我们来说虽是天文数字，但做生意却是

个无底深潭。”

谢俊和认真的道：“假若你一个子儿都没有，要赚四百万，确是难比登天；但若你手上有四百万，再赚四百万便是轻而易举的事。嘿！更何况有你这时空超人在，再赌他几场，资金问题不是全解决了吗？”

李少杰正容道：“我曾仔细思索过这问题，赌钱就像吸毒，容易来的钱是不会带来快乐的。我们兄弟就凭这四百万闯天下，得出来的成果才有意义，成功失败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其中的苦乐和血汗，那才使我们感到存在的价值和乐趣。”

谢俊和死心道：“只要你有这种想法，休想可以再梦到轮盘的号码。”

眼中闪过惊异之色，恭敬地道：“少杰你回复到和秋怡结婚前的状态了，甚至更为优胜，想当年拜倒秋怡裙下之臣没有一百，也有几十，兼之她又眼高于顶，却给你这样一个穷小子独入胜出，可知你是如何超卓。我又开始崇拜你了。”

李少杰哑然失笑，记起一事，道：“这个周末别约人，到我家来做大厨，我约了公司三位靓女同事回家去。”

谢俊和皱眉道：“你那个家见得人吗？”

李少杰笑道：“放心！她们就是看不过眼，才要到我家来拨乱反正，明白了吗？这叫乱有乱的好处。”

谢俊和叹道：“无论我的家怎样乱，都不会有靓女来理我。”

李少杰道：“信心是培养出来的，你明天立即去买一部车，做几套出得场面的衣服，再买一层楼，包你的人生迥然不同。”

谢俊和道：“那你呢？”

李少杰道：“我们可以暂时住在一起，照我的话做吧！别忘了你是李谢企业的老板，让我弹个好盘给你吧！”

谢俊和兴奋得跑去买了两罐啤酒回来，举罐互祝后，他道：“最近有没有看娱乐周刊。”李少杰心头一沉，低声道：“她怎样了？”

她当然是指秋怡。

谢俊和道：“风头很劲，她的确很美，拍出来的照片性感迷人，放心吧！我决定了不去看她的戏。”脸上现出下了决心的神态。

李少杰失声道：“那对你是很为难的事吗？”

谢俊和老脸一红，尴尬地道：“别忘了她亦是我暗恋的对象。”

李少杰改变话题道：“还有到那快餐店去吗？”

谢俊和摇了摇头，颓然道：“她很少在那里出现了，前天我碰到有部名贵房车来接她上班，都是你猜得准，手快有手慢无。”

李少杰安慰地拍拍他肩头，神思转到秋怡身上，心头百感交集。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休想忘掉她。

他李少杰定要显点颜色给这抛弃了他的女人看看。

那晚他差一点一个通宵没有合眼，临天明才睡了一会，梦到祈青思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似天南地北的转变，变得冷漠和保持原先那种不可逾越的距离，勉强随他到了附近一间酒店的厢房，只叫了一杯冷饮，喝掉后便藉词走了，弄得他没趣至极点，若手上有枪，说不定会将这反脸无情的女人当场射杀。

他再不可忍受女人对他的侮辱，无论是梦中还是现实。

他不想亦不愿原谅祈青思。

和谢俊和开了户头后，他回到公司。新请的营业员陆续上班，办公室热闹起来，珍妮和安娜以大阿姐的姿态出现，指点新来的职员。

只是罗庚才夫妇便介绍了十多个客人，忙得众人不亦乐乎。

近十点半时，妮姐怯怯地来找他，低声道：“对不起！星期六晚上我不能到你家去。”李少杰反而一阵轻松，随口问道：“你没有打算说出理由吗？”

妮姐垂头以蚊蚋般的音量道：“我忘了是他的生日，不可以不陪他。”

“他”自然指她的男友。

李少杰心头涌上妒火，秋怡还不让他受够了吗？现在竟又多了个妮姐。

妮姐惶然望向他道：“我本想好藉口骗你的，但我最后都说不出口。”

李少杰晒道：“难怪你父亲特别疼你，因为你够诚实。”

妮姐求道：“你可否把日子延后一个星期？”

李少杰想起俊和，摇头道：“不！”取过上衣，往房门走去。

妮姐站了起来急道：“你生气了！”

李少杰回头微笑道：“若我说不生气，你应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妮姐俏脸一红道：“这样吧！任你指一天，我到你家煮饭给你吃。”

李少杰心头一阵烦厌，这靓女打的究竟是什么主意，想自己成为她众多男友之一吗？秋怡离开自己前，亦有很多男友，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屈辱和黑暗的日子。叹了一口气道：“我真的受宠若惊，可是不用了，多点时间去陪你的男友们吧！”

再不理她，推门而去。

踏足街上，心中一片茫然。

横竖有点时间，他安步当车，朝码头走去，一边思索着过去这段有若作梦的日子。

命运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确切体验到命运的存在，还可以改变它。

那它是否还算是命运？

他乘船渡海，海风迎脸吹来，使他精神大振。

眼前最重要的，仍是事业，其他不想也罢。

祈青思的祈氏律师楼极具规模，占了中区一幢著名商厦整整一层，里面大小律师有二十多人，职员更是以百计算，看得李少杰倒抽了一口凉气，在梦中是有焦点的，其他事物都是模糊一片。

不要说追求拥有这律师行的超级女强人，自己连和她做朋友的资格亦不合格。

他被请进了豪华的会客室内，人称才婆的丁太早来一步，拉着他说个不停，又暗示自己有十多名契女，占了一半是女明星，他想认识哪个尽管开口。

李少杰对他夫妇心存感激，恭敬地应付着她。

祈青思这时和另一位律师推门进来，闲聊几句后，开始办手续签合同。

李少杰见她果如梦中般对他态度冷淡，心中好笑，故意淡然处之，显点男儿本色让这骄傲若女神的美女看看。

签约后才婆匆匆赶去搓麻将，最后只剩下祈青思和李少杰。

气氛僵硬冰冷。

祈青思冷淡地道：“对不起！我忘了有点公事，只可以陪你坐一会。”

李少杰微笑长身而起，伸了个懒腰道：“不用了！我们各有自己的路要

走，这样结束不是挺美吗？所有将来发生的事，最后都会成为过去的记忆，我们既有过一段美丽的记忆，还不满足吗？”

言罢推门去了，留下祈青思一人呆坐椅里。

走出办公室后，他心中涌起一种痛苦的快意。

命运既是如此，何不以最洒脱的态度处之，他亦不想费心力去改变。

刚才那篇告白是他翻了十多本书才找到的，若不够精彩，那就是他眼光品味上出了问题，绝对跟勤力翻书与否无关。

接着的几天，妮姐大发小姐脾气，对他不瞅不睬，他亦得专心工作，做成了几单大生意，朱明再不当他是个手下，而是业务的伙伴，凡事都和他有商有量，一起研究市场策略，相处得非常融洽。

谢俊和辞了职后，四处找朋友问意见和搜集资料，几次午膳都是在贸易发展局的餐厅内吃，看到谢俊和奋发的精神，沾染了李少杰，使他感到生命里勃发的生机。

周末终于来临。

妮姐午膳前先一步离去，他和安娜、珍妮则留在公司工作至四点半，俊和驾着新买的丰田，意气风发地泊在公司门外。

李少杰亦感与有荣焉，领着安娜和珍妮迎了出去。

谢俊和依照男性时装杂志的指示，打扮得焕然一新，连李少杰这多年老友亦第一次感到这小子颇有点丰采。

当他看到珍妮露在短裙下那对修长的美腿，瞳孔立时以倍数放大，爆出罕有的光辉，拉开了后座的门，道：“除了两位靓女外，是否还有另一位。”

安娜和珍妮给他逗得花枝乱颤般笑了起来，气氛轻松愉快，这是个好的开始。

李少杰一推珍妮，道：“珍妮坐前面，不过为了安全着想，司机可不准偷看乘客的美腿。”

珍妮一向对自己的长腿非常自豪，闻赞赏欢喜地坐到前面，李少杰和安娜则钻到了后座里。

车子开出。

李少杰向俊和介绍了两女，道：“这位是我的头号损友，也是首屈一指的财经专家和顾问。”

两女为他夸大的言词笑了起来。

安娜用小鼻子嗅了两下，叫道：“这是刚买的车！”

谢俊和笑着点头，孩儿脸兴奋得发烫，这小子连发形亦改了，可见他对这个浪漫的周末准备十足。

李少杰故意道：“供还是一手买的？”

谢俊和与他拍档多年，那还不明其意，故作若不经意地道：“一手买，供太麻烦了。”两女立时刮目相看。

安娜问道：“谢先生在那里上班？”

谢俊和道：“刚辞了职，筹备成立自己的公司。”

珍妮和安娜齐声嚷了起来，对谢俊和的态度更亲热了。

这小子长相本来不俗，只是因性格的问题，使他看来没什么魅力，现在手头有了钱，前途又一片光明，立时脱胎换骨般变了另一个人。

李少杰乘机道：“珍妮给俊和找个住宅盘吧！赚了这么多钱亦应该换楼了，他目标大约在四百万上下吧！是吗？”

谢俊和连忙应是。

这世界没东西比事实更有说服力，珍妮欣然答应，看似随便地问道：“谢先生想做新郎吗？否则为何每样东西都要新的。”

谢俊和亦是聪明人，闻弦歌知雅意，忙否认道：“不！我还未有女朋友。”

这么拙劣的对答亏这小子说得出来，李少杰忙补救道：“我这老友样样都好，就是眼角生得高，幸好珍妮亦长得很高。”

珍妮别过头来瞪了李少杰一眼，神情却是喜不自禁。

安娜嘟起小嘴道：“不公平！为何生意全到了珍妮那里去？”她一向自负外貌胜过珍妮，自是不服气之极。

谢俊和福至心灵，道：“麻烦安娜给我找个写字楼单位，二千尺应够用的了。”

安娜化嗔为喜，半边身挨到李少杰身上，昵声道：“原来连你的朋友亦这么本事，为何你们不合作搞生意？”

这个角度看往安娜，恰好可从低开的领口窥见安娜深深的乳沟和饱满的乳房随着呼吸有节奏地起伏着，心中一荡，含糊应道：“有机会的。”

安娜道：“那老板可惨了，全靠你他才取得咸湿才的支持，在行内吐气扬眉，这次他连仅余的两层楼都按了出去，若跌倒便再爬不起来了。”

李少杰暗忖原来如此，忙道：“放心吧！我李少杰绝不会忘本的。”

这时车子转入李少杰那幢大厦附近一个停车场，珍妮小嘴凑到谢俊和耳旁，不知在说着什么别人听不得的话。

李少杰心情大佳，探手过去搂着安娜的香肩，在她脸蛋香了一口道：“你常说才伯咸湿，他碰过你什么地方了。”

安娜给他弄得意乱情迷，娇艳无限地道：“你是男人，会碰人家什么地方呢？”

踏入门内，众人哗然。

房子执拾得光洁整齐，一尘不染。

谢俊和叹道：“我也不知多久没有见过少杰的家是这样子的了。”

安娜把手穿入李少杰的臂弯里，怨道：“人家是来为你做家务的嘛，现在做什么好呢？”李少杰笑道：“煮饭和，你滚入厨房工作，由我负责侍候两位靓女。”

珍妮横了他风情无限的一眼，笑骂道：“你应付得来吗？来！我帮谢先生弄几味小菜。”谢俊和神魂颠倒地道：“叫我俊和吧！”

珍妮伸手按在他背脊上，把他直推进厨房里。

李少杰很久没有像现在这种心情了，只想放恣一番，光阴苦短，行乐及时，更何况安娜摆明任君品尝的姿态，心头一阵灼热，拉起安娜的手，朝卧房走去。

安娜如此大胆的豪放女，亦吃不消，猛力把他拉着，骇然道：“你想带我到哪里去？”

李少杰故作惊奇道：“你看不到那处有间房吗？”

安娜粉脸飞红，连化妆亦掩盖不住，大发娇嗔道：“看你平日官仔骨骨，斯文正经，可一次都未约过人家，米尚未有半粒入口，便要拖人家入房，屋内还有其他人哩！”回头看了看谈笑声传出来的小厨房。

李少杰心想就是这样才够刺激，用力一拉，安娜立足不稳，往他跌来。

他乘势一手搂着她柔软的腰肢，半抱半拥迫着她进入了房内，把她压

在门旁的墙上，紧挤着她丰满成熟的肉体。

安娜半闭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娇躯柔软无力，更遑论挣扎反抗了。

李少杰压制已久的欲火熔岩般爆发出来，神经的灵敏度比平日提升百倍，心神不受控制地想起了秋怡，想像着魏波对秋怡做着同样的事。

他感到若不把积郁着的情绪发泄出来，他会爆炸得粉碎。

一股原始野性的冲动，由小腹下蔓延往全身。

安娜的小嘴张了开来，不住呼气，显亦因他强暴式的侵略行为而情动。

李少杰把她两手高举，按在墙上，藉着身体全面接触的方便，摩擦着这艳女最禁不起挑引的敏感部位。

安娜完全失去抗拒的能力，亦没有抗议，娇喘的道：“他们会听到的，你会使人叫得很厉害。”

她的话若火上添油，使李少杰的欲火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谢俊和与珍妮的存在，适足以增加偷情的刺激和火辣的滋味。

他的手落了下来，抓着安娜的肩，就若野兽紧抓了无助的猎物，重重吻在她丰润性感的红唇上。

安娜的手缠上他的脖子和狂热地插入他的头发内，用尽气力爱抚着，香舌热情如火地回应着他的狂吻。

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就若在一个情欲高涨的旖梦里。

李少杰记起了和秋怡的初吻，心中涌起强烈的痛楚，再转化成狂野的欲火，使他一对手由她的香肩滑下，肆无忌惮侵犯这艳女熟透了的酥胸。

就在这一刻，李少杰知道自己尚未能对秋怡忘情。

她只是藏在他心底更深处。

过去多彩多姿的两个星期，只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事实上秋怡一直占据着他的心灵。

安娜在他一对大手的逗弄下，娇喘扭动，身体的情焰温度急速提升，使她再没有丝毫顾忌。

李少杰另一手往下移去。

拉高了她的短裙。

就在这欲焰高烧的要命时刻，门铃声警钟般响了起来。

两人一震分了开来。

安娜软倚墙上，呼吸急速得像随时可以断气，眼中的情火可把任何男人的心溶掉。

谢俊和的叫声传来道：“少杰！有人来了，你在那里？”

李少杰应了一声，伸手在安娜的酥胸狠狠捏了一把，走出房去。

究竟谁会在这时间来找他呢？

不会是财务公司的人吧。

想到这里，先凑在门眼往外望去，一看下“啊”的叫了起来，迅速打开了门。

一身雪白的妮姐像个最可爱的小公主般亭亭玉立门外，脸色有点苍白，低声道：“欢迎我来吗？”

李少杰拉开铁闸，笑道：“快进来！”

安娜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妮姐！”

妮姐望往安娜，立时脸色剧变，垂下头去道：“我只是来打个招呼，我的男友在等……噢……”说到最后，哽咽不能成话，一扭身，往升降机奔去。

李少杰回头一瞥，只见安娜衣衫不整，钗横鬓乱，任谁也知道和他干过什么事，一阵激动涌上心头，抢出门外，往妮姐追去。

妮姐伏在升降机门旁处，不住饮泣。

李少杰再压不下心中的爱怜，移到她身后，两手抓着她充满弹力的肩膀。

妮姐出奇地没有挣扎，只是不理睬他。

李少杰知道解释只会徒添烦恼，柔声道：“不要哭！”

妮姐双肩抽搐着泣道：“人家和他吵架吵得分了手来见你，你却和安娜鬼混，对得住人家吗？”

这时有理说不清的时候，李少杰叹道：“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你不理我，教我怎么办？”

妮姐挣了一下，跺足道：“我不是说过会独自来你的家赔偿你吗？只是你拒绝了人吧。”

李少杰心道：“别忘了你有男朋友，我却没有女朋友。”可是当然不可说出来，赔罪道：“是我不对了！明天我请你吃午饭，来！揩掉眼泪，我们回去吧！晚饭应弄好了。”

妮姐跺足道：“我现在这样子怎回去见人，都是你累我。”

李少杰试着将她扳转过来，出乎意料妮姐柔顺地任他移动娇躯，只是不肯抬起俏脸。

李少杰一手搂着她腰肢，使她贴往身上，另一手捉着她下颌，仰起了她梨花带雨的瓜子脸。

妮姐闭上了眼睛。

李少杰心神颤动，吻了下去。

妮姐温柔地反应着。

唇分后，李少杰道：“气消了吗？”

妮姐犹带泪珠的俏脸绽出一丝笑容，娇痴地道：“看在你不理安娜立即追出来寻我，饶了你吧，不过今晚不准你再碰安娜。”

李少杰放下心来，微笑道：“你可以监视我。”

妮姐挣扎着推开了他，余气未消道：“谁有空监视你，我要回家了。”

李少杰大感头痛，不过亦知道若硬迫妮姐回去，会是很尴尬的一回事，道：“好吧！

我送你回去。”

妮姐按了电梯的按钮，摇头道：“不用你送，我自己不懂回去吗？街上全是计程车。”

门开。

两人走进电梯内，电梯往下滑去。

妮姐用手指戳着李少杰宽阔的胸膛道：“今晚我要你陪我，不准陪安娜。”

李少杰受宠若惊，顿时忘记了事业为重的原则，一把搂着眼前玉人，贪婪地找到她的香唇，忘情地痛吻个够。

第七章 爱的滋味

李少杰送了妮姐上计程车，回到家时，热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早到了台上，安娜等三人围桌而坐，言笑晏晏，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气氛。

李少杰作贼心虚，不敢看安娜，坐到虚位以待的椅子。

珍妮俏脸生辉，接过俊和刚拔了瓶塞的白酒，注入她前面的杯子，大有深意地盯了他一眼，笑吟吟道：“妮姐还是小孩子，什么心事都藏不住，回家了吗？”

李少杰尴尬地点头，望向安娜。

安娜若无其事地横了他一眼，举起酒杯，向他笑道：“我还未贺你不到两个星期便做了我们的上司哩！”

李少杰忙举杯和她相碰，一团热闹。

他心中稍安，细看谢俊和、珍妮两人，都是春风满面，像变了两个人似的，忍不住对珍妮调笑道：“给爱情滋润了半晌，已变了这样子，打后还得了，岂非会像电灯般发光。”

珍妮俏脸一红笑骂道：“去你的！任你舌璨莲花，我和俊和都不会代你们两人洗碗。”

谢俊和只懂傻笑。

李少杰心中一动，暗忖珍妮平日对自己虽是友善，却很少对自己假以辞色，保持着一段距离。为何遇上谢俊和，却趋之若鹜？当然是因为俊和摆出来的派头，使他认为是心中的金龟婿。

由此可见这社会经验丰富的女性，已过了爱情胜于一切的浪漫日子，变得实际和精明起来。

是的！事业金钱才是最重要，有了它们亦等若有了爱情，可是自己为何却仍忍不住对妮姐的爱意，自己是否仍未成熟呢？又或者是女与男的分别。

晚饭在愉快的气氛里飞快速度。

饭后李少杰和安娜执拾碗碟，挤到了厨房，一起洗起碗来。

想着安娜刚才在房内倚墙娇吟的美态，嗅着她的香气，李少杰忘了妮姐的警告贴了过去，挨着她问道：“不恼我吗？”

安娜横了他满盈娇媚的一眼，摇头道：“这么容易便恼你吗？我还要谢妮姐哩！是她救了我。”

李少杰愕然道：“你那么介意和我相好吗？”

安娜垂下头去，幽幽道：“我不介意和别的男人相好，却介意和你相好。”

李少杰大受伤害，失声道：“为什么？”

安娜低声道：“你恼我这么坦白吗？女人最大的本钱，就是她的美色，不像男人，有本事自然吸引到异性。我除了地产外，还做保险，有需要时会利用自己的条件，达到目的。你却不是我心中的目标。”

李少杰心中不忿道：“那你为何常来逗我呢？”

安娜凑过香唇，在他脸颊吻了一口，柔声道：“那是情不自禁嘛！事后每次我都很恼自己，看到你和妮姐通了电后，我反放下心来。换了以前的我，早不肯放过你。可是今天的我已不同了，漂亮的男人总是没心肝的，我早受够了伤害，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李少杰忽地明白到安娜和珍妮都是重实际的女性，不再憧憬没有经济基础支持的爱情了，自己没车没屋，事业才刚起步，当然没有吸引她们的条件。

安娜轻声道：“我要结婚了！”

李少杰骇然道：“什么？”

安娜望向他，两眼一红，道：“你应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吧！而且我知道你对我只是有欲而无爱，你喜欢的是妮姐。而且即使你爱我，我亦不会嫁你，我今年二十五岁，没有时间等你发达了。吻我吧！”

李少杰封上她的红唇，心中对安娜观感大改，她的直率和坦白，教他欢喜。

唇分后，安娜终掉下泪来，低泣道：“这些年来，你是我第一眼看见想得得到的男人，或者将来我会忍不住找你偷情，那时你不要不理人家才好。”

李少杰想到了秋怡，她其实只是安娜另一个版本，只是她在婚后才变得厉害与实际起来。在现今的社会里，美丽的女性每天都接受着名式各样的引诱，很容易比较出现在所拥有的仍远未达理想的水平，故见异思迁。

忽然间，他又不那么恨秋怡了。

但他却不会放过魏波。

哼！我李少杰定要努力向上，让秋怡和安娜都知道低估了他。

谢俊和送了安娜和珍妮回家后，回到车子，道：“要不要试这新车。”

李少杰摇头，说了一个地址后，打趣道：“吻了珍妮吗？”

谢俊和打火开车，笑道：“你估我是你吗？拖了安娜入房胡天胡地。嘿！珍妮真的很不错，又够风情，是吗？”

李少杰笑道：“不再想你的梦中情人了吗？”

谢俊和道：“我脱难了，今晚我一点都没有想起她。哼！原来有点身家这么容易追女孩子，少杰！我现在更有信心啦。”

李少杰伸手和他紧握道：“让我们携手迈步，共创美好的明天。”

这时车子到达妮姐的大厦前，停了下来。

李少杰才下车，换过 T 恤牛仔裤的妮姐，由大厦奔了出来，投进他怀里，火热的春情，教他魂为之销。

李少杰道：“这么晚出来，不怕你妈咪骂吗？”

妮姐道：“她和男人去鬼混了，那有时间理我。”

李少杰像解开一切感情枷锁般的轻松，拥着妮姐回到车里，介绍了给俊和认识后道：“司机你最好只看前方，不要看后照镜。”言罢搂着妮姐狂吻起来，另一手摸上她弹性惊人的美腿。

妮姐表现出她狂野的一面，不但热烈反应，还主动爱抚他。

车子在寂静的街道快速飞驰着。

一切就像一个没完没了的梦。

失意的过去在这热情如火的一刻，振翼远飞。

谢俊和摇头失笑，心中却为这至交好友高兴。

亦为自己高兴。

他们正在享受人生多姿多彩既积极又颓唐的一面，这一切都是拜李少杰那能预知未来一天的能力。

他两人已成了时空浪族。

李少杰抱着连耳根亦红透了，娇艳欲滴的妮姐进入屋内，千辛万苦边

吻边关门后，坐到暗黑屋内的沙发里去，让她坐在膝上，一双手当然不会闲着，现在他和这动人的少女再没有丝毫距离，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

妮姐娇喘着道：“你每脱我一件衣服，我奖你一个吻。”

李少杰欣然为之，不一会妮姐身无寸缕，露出羊脂白玉般坚实而充满弹性的肉体。

他用尽一切手法，挑逗着怀内这娇俏的女孩，问道：“你今年多少岁？十九、二十？”

妮姐呻吟着道：“人家二十岁，很老了，你大人家五岁，我从你的履历表看到的。”

李少杰笑道：“原来一早便留意我，为何开始时对我这么不友善。”

妮姐吻了他一口道：“你不知来面试那一天的样子多么怕人，像几晚没有睡过的样子，还带着一阵酒气，若非很难请人，爸亦不会请你，那知你后来会变得那么好哩！”接着粉拳擂上他的胸膛，狠狠道：“人家恨死你了，那样对人家，累得人哭了几个晚上。”

李少杰爱不释手地抚弄着她含蓄待放般纤巧却丰满的椒乳，赔罪道：“我认错吧！”

以后会好好待你的了。”

妮姐俏脸闪过异样的神色，猛地用尽气力紧搂着他，低吟道：“少杰！抱我进房吧。”

云雨过后，两人相拥而眠。

李少杰感受着两年来最平静安详的一刻，心中涌起无限的温馨和爱意，温柔摸着妮姐散落在枕上、肩膊和胸膛上的乌亮秀发。

就让这一刻作一个起点，让一切重新开始。

有了妮姐，生命再不会沉闷寂寞了。

他想起了秋怡、安娜和高不可攀的祈青思，她们现在都离他很远很远，与他像再没有任何牵连和关系。

在连续侵占了妮姐迷人的娇体后，半年多来积压着的抑郁全得到畅适的渲泄，他甚至懒得去想。

床上的妮姐，比任何时间都更可人。

就在这时，他感到胸膛濡湿起来。

李少杰骇然捧起妮姐的俏脸，只见泪水一粒连一粒珍珠串般由她的美眸淌下，源源挂在下颌处，稍作停留后，才滴往他身上，惊呼道：“小宝贝！做什么了，是否我开罪了你。”

妮姐含泪摇头，凄然扑在他怀里，悲呼道：“少杰啊！下月初我要到美国去升学了。”

李少杰愕然道：“为何我一点不知道。”

妮姐擂了他一拳，怨道：“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人家？什么时候问过人家的事？就像爸那样，只知道工作赚钱，做人只是为了钱吗？”

李少杰给她骂得哑口无言，暗忖自己本来亦非如此，只是为了秋怡，才变成那样子，这想法纵使知道不对，亦很难改变过来，柔声道：“何须哭呢？不去就成了，让我养你吧！”

妮姐哭着摇头，把俏脸埋在他颈项处，呜咽着道：“我要离开香港，离开爸和妈，过自己的生活，三年前预科毕业时，我就下了决心，若做不到，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李少杰尽最后的努力道：“你的爸妈肯放你走吗？”

妮姐深吸了一口气，道：“他们那有空理我，况且我又不用靠他们，升学的钱都是我赚回来的，虽还差少许，但美国有朋友会帮我的。”

李少杰心中一沉，问道：“什么朋友？”

妮姐悲泣道：“求你不要问我吧。”

李少杰心知肚明定是她另一男友，忿然道：“你舍得离开我吗？”

妮姐凄然道：“我舍得的话就不用哭了，长大后我只哭过几次，两次都是因你而哭。”

少杰！我不想那么快结婚生子，我曾打定主意二十八岁前都不会结婚，结了婚亦不想要孩子，尽量享受无拘无束的人生。到美国读书和生活是我的一个梦想，请你放我走吧！”

李少杰叹了一口气。

他是否太不了解女人呢？还以为妮姐只是个单纯的小女孩，安娜则是放荡随便的城市女性，其实她们都有各自独立的想法和追寻的梦想，再不是依附男性而生存的附属品。

反之他每遇上心爱的女子时，都无条件献出了自己的所有，他是否再不适合这开放的时代。

妮姐四肢缠上了他，扭动着道：“少杰！我要你，给我吧！”

接着的三个星期是忙得透不过气的日子。

李少杰奇迹地在短短个多月内在地产行建立起他的事业和地位，凭的当然是他能预知下一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本领，使他能早一步摸索到个别顾客的心理和喜好，迎合和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博得他们不脛而走的赞誉口碑。适值地产市道大旺，他更是如鱼得水。

另一方面，俊和的计划亦紧锣密鼓进行着，整日和珍妮出双入对，几经辛苦下不但找到了理想的住所，还在中环租了一个二千多尺的商业单位，接着就是忙着装修的事了。

妮姐辞掉了工作，索性提了行李，到来和李少杰双宿双栖，一刻都不肯离开他。

安娜自那天后，蓄意地和李少杰保持着一段距离，外表看去似乎丝毫不受因他而来的感情困扰。

化名凌思的秋怡，则差不多天天见报，在各式各样的娱乐新闻出现，照片中的她愈来愈艳光照人，她的第一部三级艳情片，放映日期亦迫在眉睫，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这天李少杰请了假，整天陪着妮姐。

因为明天便是她赴美的大日子。

他们不停地亲热，当其中一次休息时，赤裸的妮姐伏在床上道：“少杰！明天不要来送我了。”

李少杰坐在她身侧，抚着她的裸背愕然道：“为何不让我送你？”

妮姐哭了起来道：“你是知道原因的，因为我怕自己临阵退缩。”

李少杰心中有气，心想这是何苦来由，冷冷道：“不送就不送吧！”

妮姐坐了起来，纵体入怀，凄然道：“你在恼我！”

李少杰心软起来叹道：“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买了一叠旅行支票，放到你的手袋去了，记得待会每一张都要签名。”

妮姐柔顺地点头道：“若是别人的钱，我怎也不肯接受，但却很愿意用

你的钱，因为我知道你真的疼我。”

李少杰淡然道：“好好用吧，那应足够你在美国生活几年了。”

妮姐愕然道：“究竟是多少钱？”

李少杰在她的脸蛋拧了一记，微笑道：“是十万美金。”

妮姐惊呼道：“那足够交一层楼的首期了，你哪有这么多钱？”

李少杰若无其事道：“这是商业机密，总之不是抢回来或借回来的，放心吧！我和俊和最近在股票市场赚了一大笔，这只是个小数目。”

妮姐移开了娇躯，不能置信地看着他道：“你这人像会变魔术那样，不断做出令人惊异的事来，我真的有点看不透你。”顿了顿再道：“不知你自己有没有发觉，你像在每一天都变化着，愈来愈好看，和最初见你时真有天渊之别。”

李少杰调笑道：“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妮姐不依道：“不是这样的，人家不知怎么说了，总之你的神采不住添加，尤其你那双眼睛，变得深邃难测，唉！我真怕忍不住会回来找你。”

李少杰伸手抓着她的香肩，正容道：“我要来和你作个约定，这次是你主动离开我，所以你到美国后，不要写信或打电话回来给我，我亦不会到美国找你，清楚了没有。”说完后，心中一阵快意。

你可以离开我，我为何不可以舍弃你，而且你是到美国去会另一男友。

妮姐剧震道：“你真会这样对我吗？”

李少杰叹道：“我早受够了爱情的苦楚，所以绝不会抱怨，更不会重蹈覆辙，由你离开那一刻开始，我会尽一切方法忘记你。”

妮姐呆了半响，点头道：“这很公平，但我却知自己永远忘不了你。”

李少杰怒道：“那你为何还要走？”

妮姐泪流满面，凄然道：“少杰！求你不要迫我，我的心痛得厉害。”

李少杰把她拥入怀，暗忖这该是我最后一次求女人留下来，以后我再不会给她们这种机会了。

那晚他们疯狂地做爱，直至谁都动不了。

翌晨谢俊和到来接了妮姐到机场去。

她终于走了！

第八章 大展拳脚

李少杰随谢俊和巡视过快装修好的写字楼后，到了附近的餐厅商量大计。

谢俊和道：“我研究过许多不同的行业，最后认为最适合我们……嘿！其实最适合你发展的行业，还是金、汇与股票的投资。对别人来说，这类投资市场浪急风高，风险极大。但对你来说，却是可稳操胜券的一回事，我们可以自己去炒金和炒外汇，也可以帮人去做，从中赚取佣金。有你在，很快我们便建立起很好的声誉。我会找最好的公关公司，为你塑造最佳的形象，使你成为业内最传奇的人物，而我则会领导一个研究小组，给你提供最新的消息，但最紧要每一个行动，都是由你决定，那你才能在梦中预知第二天的

事，就像赌钱那样。”

李少杰对他刮目相看道：“小子果然有两手。”

谢俊和道：“那你何时辞职过来坐镇大本营？我们刚在股市赚了一大笔，现金累积至近五百万，足可重拳出击，大展拳脚。”

李少杰笑道：“我不会辞职的，因为我有更伟大的计划。”

谢俊和大感兴趣道：“快说来听听！”

李少杰整理了脑内的构思，徐徐地道：“这世界最富有的人中，占了一半是地产商，可知这是个不朽的行业。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却愈来愈少，愈来愈贵，所以我第一个选择是地产，现在也不会放弃。”

谢俊和担心地道：“那我们的金融投资公司怎么办？没有你的亲身参与，我们那有资格和别人较量比拚？”

李少杰道：“我会两面兼顾，当我们赚到了钱，就投资在地产上，我们可以整幢楼大幅地去买，亦可以与其他公司合作，只要有钱，甚至可以买得起别人的公司和人才。”

谢俊和道：“可是你现在只是替朱明打工，就算他肯分股份给你，绝不会多过百分之五十，得不到控制权，始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李少杰吁出长长的一口气，挨在椅背上，悠然道：“朱明是一个人才，只是运道不佳，他在这行业浸淫了近三十年，人面极广，最近他便凭着这些关系，先走一步内部认购了”地王公司“新楼的五、六个单位，结结实实赚了一笔，若我羽翼未丰就离开他，对我们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害。”

谢俊和道：“你打算怎样？”

李少杰微笑道：“这世界无非是个利害关系的世界，明白了这点，没有人能不被你打动，心甘情愿依你的心意去做的。放心吧！我会使他乐意去接受我开出来的任何条件。”

谢俊和呆瞪了他一会后道：“你的确变了很多，连说话亦充满了威慑力，我对你愈来愈有信心了。”

李少杰道：“现在最要紧是钱，无财不行，努力吧！”接着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我等若多了个人生，其中之一是在梦里进行的，这使我对任何事都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幸好我的梦是有选择性和焦点的，全是关键性的事，否则恐怕会很难忍受，连牙都要擦两次的话，你说多么没趣。”

谢俊和笑道：“但做爱却起码可做两次。”

李少杰失笑道：“我总忘记问你，究竟你动了珍妮没有？”

谢俊和老脸一红，道：“只是接过吻，我还不摸她。”

李少杰警告道：“记着手快有手慢无，先抱她上床吧！其他再慢慢计较。”

谢俊和闪闪缩缩地道：“待我研究过那盒《性爱指南》录影带，定会采取行动。第一次是不容有失的。”

李少杰笑得眼泪水呛了出来，喘着气道：“做爱是用你那小兄弟，而不是脑袋，否则你的小兄弟绝不会合作的。”

谢俊和大喜道：“我买对了东西啦，影带里也是这么教的。”

李少杰终忍不住失声狂笑，惹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秋怡的第一部戏终于上映，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使秋怡成为性感偶像，街头巷尾的谈话焦点。

只要你扭开电视，又或打开报纸杂志，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看到她。

李少杰和谢俊和的李谢投资顾问公司亦悄悄开业，以高薪通过猎头公司挖来了几个资深的一流人才，又请了二十多个职员，再凭着李少杰预知的异能，滚雪球般赚了一笔又一笔，资金直线攀升至超过了五千万。

朱明风闻此事后，终忍不住找李少杰详谈。

李少杰等的正是这个机会，他不希望朱明感到他在迫他。

这时两人间已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和信任，对在商场打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

李少杰早知朱明会说什么和怎样想他，开门见山道：“我知老板你很看得起我，想拨给我部分股份，可是我却有一个提议，就是由我的李谢投资以二千万买入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再注资二千万入公司里，然后携手打江山。”

朱明愕然道：“若我不答应呢？”

李少杰诚恳地道：“那就一切如旧，我会待你更稳脚步后才离开，绝不想要对你做成任何损失，我们仍是好朋友。”

朱明叹道：“我明白你的心情，目前的朱氏对你来说只是小儿科的玩意，所以你想玩大它，把公司上市，唉！你的话真令我心动，我亦知道自己的财力能力只能做到现在这地步，但你不觉出价太高吗？”

李少杰道：“朱氏本身连五百万也不值，但老板你却最少值四千万。”

朱明大感受用，大笑道：“你还叫我作老板，卖了给你后，我便变成替你打工的伙计了。”

李少杰正容道：“不！你仍是老板，公司的主席。”

朱明叹道：“坦白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甚至希望你能做我的女婿，都是妮姐不懂事，唉！”顿了一顿续道：“自你第一天到公司后，你从没有走错半步棋，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确应由你来当老板，但我亦体会到你的心意，好吧！我年纪大了，很难抗拒二千万的诱惑，但须是一次全部付款，你有问题吗？”

李少杰笑道：“老板吩咐！当然没有问题。”

朱明敏捷地跳了起来，欣然道：“来！我们找个地方喝他妈的两杯，研究一下如何建立我们的地产王国，建几幢大厦看看。你当然知道我是搞建筑公司失败后才改行当地产经纪吧！”

李少杰微微一笑道：“在那之前你是全港最大的判头，是吗？那是妮姐告诉我的。”

朱明微一错愕，摇头苦笑道：“女生向外，真是千古不移的真理，她有找你吗？”

李少杰摇了摇头。

可是他却知道妮姐今晚找他，他是不会听那个电话的。

他不会原谅妮姐，就像他不肯原谅秋怡。

他掌握了医治心中痛楚的方法，就是通过商场的战争，找寻麻醉神经的灵药。

直至此刻，他仍算相当成功。

很快他会搬到新的华宅，拥有佣人、司机和名车，争相献媚的美女。

他会让所有过去看不起他的人，知道原来是大大看错了。

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是他真正信任的，就是大姊和谢俊和。

再没有第三个人。

李少杰坐在宽广的办公室里，左边全是落地玻璃，雄视维多利亚海港，大小船只穿梭往来，一片繁忙，在漫天阳光下，充盈着生气和希望。

高薪请来漂亮得像鲜花、能干得若电脑的女秘书戴安甜美的声音在对讲机响起道：“有位安娜朱小姐在接待处，是没有预约的，李先生要不要见她？”

李少杰呆了一呆，安娜后天便要做新娘子了，为何还要找他，应道：“请她进来吧！”

戴安道：“顺便提醒你，电视台新闻组的人在半小时后会来向你做访问，嘻！要不要人家给你敷点粉。”

李少杰笑道：“少嚼舌！你当我是明星吗？”

戴安娇声道：“快了！”这才截断了线。

不一会高雅端庄的戴安推开了房门，让安娜进来，再轻轻关上了门。

李少杰迎了上去，伸手搂着她，坐到了角落的沙发内。

安娜溜目四顾，赞叹道：“这办公室比你以前的家还要大。”

李少杰道：“你知我搬了家吗？”

安娜幽幽瞪了他一眼，低声道：“别忘了我和珍妮是住在一块儿的。”

自安娜一个月前辞职后，他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她，微笑道：“后天要做新娘子了，心情怎么样？”

安娜垂下头去，咬着唇皮道：“我恨死你了！”

李少杰体会到这句话背后整个含意，心中泛起胜利的快意，因为现在的他已成了安娜芳心里最理想的结婚对象，所追求的梦想。他李少杰再不是以前她那不愿选择的穷小子了。

这转变太戏剧化，太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她心理上根本不可以接受。

听正跟谢俊和打得火热的珍妮说，安娜的未来夫婿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建筑公司大老板的儿子，难怪安娜当日在家里会说出那番话来。

安娜今天虽是身穿翠绿为主的便装，但剪裁得体，领口袖脚处讨好地配上淡黄底的暗花，一看就知是贵价货。

深开的领口露出一截雪白丰隆的胸肌，迷你裙外的大腿散发比以前更惊心动魄的魅力。

想起那晚把她按在墙上一对手探进她衣服里寻幽访胜的情景，虽未真个销魂，但却更使他回味起来有蚀骨镂心的感觉。

她后天将嫁作人妇这事实，不但没有使他压制朝这方向奔驰的遐想，反更增添那种刺激和打破禁忌的冲动。

何况他并不认识她的未来夫婿，没有朋友妻那心理上的负担。

他涌起侵犯她的冲动，虽只是大逞手足之欲，亦使他感觉到刺激诱人无比。

安娜见他的眼光肆无忌惮并充满侵略性的在自己酥胸玉腿间巡视，俏脸烧了起来，微嗔道：“看吧！看个够吧！过了后天再没有得你看了。”

李少杰故作惊奇道：“怎会没有得看，你不是说过婚后会和我偷情吗？”

安娜跺足道：“我恨你，恨死你了！”

李少杰一拍身旁的沙发，带着命令的语气道：“坐到这里来！”

安娜呆了一呆，俏脸红霞更盛，娇嗔道：“为何你不可以坐过来？这么蛮横霸道。”

李少杰重复道：“过来！”

安娜张开了小嘴，香唇轻颤，横了一眼，终玉立而起，盈盈来到他身旁，紧贴着他坐了下来，低垂臻首。

李少杰感到强烈至没顶的快意，这个在以前似驯非驯的艳女郎，终于屈服在今天他的魅力下，任他施为。

他伸手穿过她的粉颈，撩开了她的外衣，探手下去，紧紧握着她丰挺的乳房。

他要侵犯她，直接而不修饰，以补偿那晚她曾造成的打击和损害。

安娜娇躯像风吹过水面地起了一阵强烈的抖颤，“啊！”一声叫了起来，软靠到他身上，呻吟道：“少杰！”

李少杰欲火狂升，自妮妲走后，他全副精神全放到他和俊和的梦想王国去，没有碰过任何女人，现在就像干柴燃着火。

他侧转身体，方便另一只手搭上她的大腿，挥军直进，同时吻上她的香唇。安娜强烈地反应。

李少杰忽地停下所有动作，两手虽仍留驻安娜那两处女性最神圣的部位处，却没有再加以玩弄。

离开了她的唇，细看着她眼角泻下的一滴热泪，心中涌起歉意，柔声道：“为何哭了？”

泪花在安娜眼内滚动着，安娜垂下头去，以与她饮泣相衬的平静语气道：“少杰！”

我爱你！这是真心话。”

李少杰对她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她一直都是对他那么友善和热情，爱怜地吻掉她的泪珠，又亲她那对大眼睛，柔声道：“那又何以说恨我呢？”

安娜意乱情迷，媚眼半张道：“因为你只爱妮妲，并不爱我，否则你为什么在那晚后便不理人家呢？你知我根本抗拒不了你。”

李少杰大感头痛。他愈来愈不理解她们了，说出来的话时常前后矛盾，恐怕连她们自己亦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这时他欲念全消，正想缩手退兵，安娜叫道：“不要！我要你留在那里。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你和我之间那堵墙消失了。”

李少杰心中一热，又忍不住继续活动着。

安娜的呼吸急促起来，娇吟连连道：“我要在婚前来见你，是希望以后能够安分守己，噢！天！你弄得人家快要死了……”

李少杰想起电视的访问，抽回了在她裙内使坏的手，点头道：“你很聪明，三心两意绝不会是快乐的事。”

安娜低头看着他遨游在自己双峰间似带着电力的手，娇羞地道：“以前我虽比较随便，可是想起他将来会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便要努力去爱他，对他好，他真的对我很好呢。”

李少杰吻了她的脸蛋，点头道：“后天我不会来参加你的婚礼，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

安娜欣然回吻他道：“直至此刻我才感到你对我的一丝爱意，摸够了没有，想起以后我要压制着想来见你的冲动，我便想哭呢！”

这句话立时引起了风暴，也不知谁作主动，互相热烈地爱抚，眼看一发不可收拾，对讲机响起戴安的声音道：“李先生，电视台的关妙芝小姐来了！”

李少杰对着摄录机的镜头侃侃而言道：“我预测美国利率会在短期内下跌。”

心中暗笑，是一定会下跌，甚至就在今晚发生，那是美国的白天。

电视台娇美的明星新闻女记者关妙芝问道：“那会对香港做成什么影响呢？”

李少杰道：“香港因为实施联系汇率，汇价的挂钩，亦等若利率的挂钩，所以美国利率任何波动，是会直接影响香港的金融市场的。”

关妙芝微笑道：“那李先生是否认为联系汇率应该取消？”

李少杰潇洒一笑，说不出的从容道：“在高通胀低利率的情况下，会导致中、小型银行经营困难，亦使投机者有机可乘。可是若从整体经济、货币的稳定和政治因素考虑，特别在这段过渡期内，联系汇率应该保留。”

关妙芝道：“多谢李先生！”

访问完毕。

关妙芝立时变得冷淡起来，聊了几句后，拉队离去。

旁边的俊和狂赞道：“想不到你这小子如此了得，比那些明星更有风度台型。”

李少杰拍了他两下肩头，推门走到秘书间处，向戴安道：“下午我不回来了。”

戴安应了一声“是”后，一对明眸泛起了带着深意的幽怨神色，好像说原来你也是那么风流的。

李少杰知道安娜的神态瞒她不过，微笑后离开公司。

没有用公司的司机和汽车，只想一个人在街上逛。

路过一个报纸摊时，秋怡的造型照赫然入目，那是一份杂志的封面。

细看下，另有两份杂志亦用了她来作封面女郎。

李少杰百感交集，叹了一口气，顺步前走。

很快他便会名成利就，复仇的心亦淡泊多了，只求不给秋怡看不起，他便心满意足。

手提电话响了起来。

才婆难听的声音传来道：“少杰！你这几天哪晚有空，到我们家来吃饭吧，阿才他时常提起你，赞你本事，说没有看错你。”

对他们夫妇，李少杰确心存感激，笑道：“契妈叫到，哪一晚也行。”

才婆在另一端笑得合不拢嘴，道：“这是你自己说的，我这契妈做定了，那就明晚吧！要不要我叫几个明星契女来，让你拣个拍拍散拖？”

李少杰失笑道：“我只是想见你们，有心了！”

才婆再夸赞几句后，方嘻嘻哈哈收了线。

李少杰摇头苦笑，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他接触到的就是他夫妇俩亲切关怀的一面。

收起电话时，才发觉站在和俊和以前常到的那家快餐店附近。

多么久没有来这里？那像是世纪般的往昔，想起两人当日互吐口水，怨天恨地的情景，现在真有隔世为人的感觉。

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使他随着人潮，拥进了店内，自然地排队轮后购票，顺便环目搜索，看看有没有那白领丽人的芳踪。

芳踪渺渺。

李少杰微感失落。

错过了的事物永不会回转头来。

这些日子来，他所有心神均放在地产和金融投资上，梦中亦只有这些东西，闲下来时心中总有空虚的感觉，所以只有拚命工作。

或者真要依从契妈的话挑个靓女调剂生活了。

戴安对他很有好感，对他的关心体贴超过了一般女秘书与老板的关系，但她是正经人家的女子，求的是温暖的家庭和丈夫，这都不是他能满足她的。

他现在这梦境与现实难解难分的生活，使他只想追求刺激，再非平静的生活。

捧起食物时，他又想着高雅骄傲的祈青思，她是个没有男人能忘记的美女，纵使只是见过一眼，更何况他们曾共同拥有过那么美丽的一天呢。

快餐店内挤满了人，眼角扫处，店内一角柱后似还有张空位子。

他移了过去，先把盛着午膳的盘子，放在台上，才坐了下去。

坐在对面的女子抬头望他，眼光一触两人同时一呆。

原来竟是俊和的梦中情人，不知为何今天她只有一个人。

两人垂下头去，不敢望他，梨涡浅笑的脸蛋飞起两朵动人心魄的红晕。

李少杰暗忖又会这么巧，若知道这里坐的是她，自己可能不够胆坐到这里来。

她这时喝着餐后的例汤，看样子快要离去。

李少杰的心脏跳动起来，要认识她就要立即行动了。

他拙劣地撕破胶封，取出木制筷子。

她又稍仰俏脸偷看他，见他目瞪口呆看着她的样子，吓得低下头去，扮作专心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热汤。

李少杰忘记了一切，忍不住低声问道：“今天只你一个人吗？”

美女手一颤，手足无措地应道：“是的！”

李少杰大喜，正要说话，岂知她汤也弃下不喝，拿起放在身后的手袋，垂着头道：“我要回公司了。”站了起来。

李少杰慌忙站起。

美女迅速地望了他一眼，羞红着俏脸，轻轻道：“再见！”带着一阵微风逃命般去了。

李少杰给她女孩儿家欲拒还迎的诱人神态弄得三魂七魄处于游离状态，呆头鸟般坐回椅里，心神全给她的倩影勾去了。

第九章 窈窕淑女

翌日李少杰先回地产公司，众职员都肃然起敬，女的赞他英俊，男的赞他预测得准确，他一一欣然应对。

他自己出身寒微，从不向任何人摆架子。

和朱明聊几句后，回到那窄小的办公室，还未坐热位子，电话铃响起。

他拿起话筒，一阵优美的女声平静地道：“我昨天在电视看到你。”

他心中一颤，还不敢肯定时，对方柔声道：“是祈青思，希望你不会立

即挂线。”

李少杰深吸了一口气道：“祈小姐说笑了！”

祈青思沉默了好一会后，才若无其事道：“我还未多谢你，那所房子非常合适，我住得很写意，连我那两只大狗都很欢喜。”接着“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李少杰浑忘了他们间的芥蒂，莞尔道：“物肖主人型，你喜欢它们自己也喜欢，只不知是公还是母的，若是母的话，定长得如女主人般漂亮呢。”

祈青思轻松起来，微嗔道：“你是唯一不放过任何调笑人家机会的大坏蛋，我知你贵人事忙，但可否抽个空来看看我装修好的屋子，给点你专业的意见。”

能获这样高贵的美女主动邀约，李少杰泛起征服了天下的成就感，笑道：“到时不会说只陪我坐一会吧！”

祈青思大嗔道：“窄心眼的男人，大方点好吗？总不肯放过人。今晚行吗？”

李少杰叹道：“现在立刻去最好，可恨我今晚要到了太处晚饭，明晚可以吗？”

祈青思犹豫片晌，毅然道：“好吧！要不要我来接你。”

李少杰欣然道：“不用了！准八时我到府上去。”挂线后，李少杰心情大佳，祈青思摆明推掉其他约会来相就他，最难消受美人恩，怎不教他自豪。

无论如何，明晚要把握机会，情挑淑女，弄她到床上去，看看在床上的她还怎样保持骄傲高贵和超然。

惨了！今晚怎睡得着？

最妙处是她打定主意不再婚，兼且人比自己还要坚强，使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女朋友，打锣打鼓都休想找到。

至此坐立不安，吹着口哨推门而去，正要去找朱明商量一些扩张大计，人影一闪，珍妮拦在门前，沉着脸把他推回办公室里，迫着他坐下，才坐在他对面。

李少杰看着隔着办公桌的珍妮，脸色阴沉，莫名其妙道：“不是俊和欺负你吧。”

珍妮小嘴一撇，不屑地道：“他才不会学你哩，不知多么疼人家。”

李少杰更是摸不着头脑，直至珍妮沉着脸，瞪着他，由怀中掏出一张传真纸来，才隐约猜到是什么事。

果然珍妮冷冷道：“这是妮姐传真给我的，要我读出来给你听嘛。”

李少杰的心“霍霍”跃动，全身发麻，说不出话来。

珍妮移正鼻梁上架着那俏巧的金丝镜，举信读道：“少杰：我知你仍恼我，是的！

是我对不起你，硬要到这里来。可是仍不须如此残忍对待我，一个电话都不打给我，我又找不到你，我由现在这刻开始，不睡觉来等你的电话，听不到你的声音绝不会吃东西，你忍心让我饿死算了。妮姐绝笔。”

珍妮瞪着他道：“枉妮姐对你那么好，看！你怎样待她。”

李少杰投降道：“不要骂我，小弟立即打电话给她。唉！若她真的那么挂着我，为何不立即回来。”

珍妮的表情变得很古怪，像是忍着笑的样子，迅速站起身来，转身外逃，边道：“我怎知你们两人搅什么鬼？”

李少杰满腹狐疑，依着信上的电话，拨到美国去，响了才半下，妮姐的声音在那边高叫道：“少杰！你这狠心鬼，要人这样才肯打电话来。”

李少杰放下心来，叹道：“肚子饿吗？”

妮姐“噗哧”一笑道：“怎会饿？不要以为我骗你，只是吃饱了才写信，怕珍妮一时找你不着，那就惨了。”

李少杰啼笑皆非，失声道：“你若在我身旁，我定会把你脱个精光，将你的屁股打扁，哼！珍妮还装模作样，臭骂我一顿，原来是你的同谋。小家伙！美国的生活好吗？”

妮姐娇笑道：“很好！非常好！唯一的不好就是你不在我身旁，现在我和一个台湾同学住在一起，放心！是女的不是男的。”

李少杰当然明白伊人弦外之音，表白没有男朋友，暗叹一声道：“何时回来！”

妮姐道：“大人若肯批准，寒假我会回来找你，少杰呵！人家想你想得发疯了，去你的鬼规定，快过美国来吧！圣诞人家有段长假期，若你不过来和人家一起，我便和全校的色鬼胡混，把春宫相寄回来给你，要你良心不安，是你累到我这么贱。”

李少杰又好气又好笑又嫉恨，他知道妮姐的性格是不达目的誓不干休，就像她坚持到美国去那样，拿她没法道：“让我想想好吗？这一轮……”

妮姐打断他软语哀求道：“求求李大爷过来拯救我吧，人家每晚绮梦中的男主角都是你哩！醒来不知多么难过。”

李少杰心中一热，终于投降道：“好吧！宝贝，我斗你不过了。”

妮姐欢天喜地道：“又不是要你过来和我结婚，那用像被人拿枪胁持的样子，行乐及时嘛！现在我每天都运动两个小时，状态不知多么好呢，唔！做爱时你就知道了。嘻！

我会着珍妮为你办机票，到时候架你上飞机，只要没有恐怖份子劫机，下机时你会见到我了。”

当李少杰放下电话时，妮姐隔洋送来无可抗拒的热情仍把他燃烧着。

是的！

行乐及时。和妮姐保持这种关系，不是动人之极吗？

李少杰驾车进入罗庚才在沙田山上的华宅，并不觉有什么特别的保安措施，只是园林深处隐有犬吠之声，听声音便知是巨型的犬只，不觉想起了祈青思提过的两只大狗，心中一阵甜蜜。

哼！就算她不肯上床，至少要把她吻个够，否则她有一天忽又改变了态度，自己岂非空欢喜一场，什么便宜都占不到。

美女是没有男人会嫌多的。

何况是气质如比典雅高贵的超级绝色。

两名曾见过的大汉由大宅走了出来，友善地指示他车子停泊的位置。

其中一名大汉道：“李先生的预测真了得，我们几个如今手上蓄有点钱，李先生可否……”

李少杰亲切地一拍他肩头，笑道：“你是雄哥吧！没有问题，交给我吧，自己人半个佣我都不会抽你的。”

大汉大喜道谢。

李少杰步入大厅里，布置美仑美奂，金碧辉煌，肯定花了不少钱，却总有掩不住的俗气。不过你能要求罗庚才有个怎么样的家呢？

罗庚才一人独自在厅内，正喂着他那缸显然与风水有关的斗鱼。

李少杰看着缸内水花翻腾，大鱼争吃小鱼的情景，泛起不忍的感动。

自己将来就算有财有势，亦绝不会像这些大鱼般去吃其他的小鱼，只会多做善事，帮助别人，这才对得起自己特别的能力。

罗庚才扭头微向他打个招呼，喂完手上的小鱼后，亲切地搂着李少杰的肩头，到三组沙发的其中之一坐下。

自有女佣推着餐车，盛满各式各样的美酒来招呼他。

李少杰要了瓶矿泉水，道：“才伯……”

罗庚才一瞪眼道：“还叫我才伯！”

李少杰突然醒悟，忙改口道：“契爷！”

罗庚才挥退其他人，欣然道：“你看我这个楼盘值多少？”

李少杰微笑道：“风水这么好的地方，多少钱亦买不到。”

罗庚才开怀大笑，点头称许道：“精乖的孩子，这次我叫你来，是希望交一笔钱让你替我投资，但定要抽佣金，最多抽得比别人少一点。”

李少杰连忙答应。

罗庚才沉吟片晌后，上下打量了他几眼，道：“现在你成了我的契仔，有些事我不能不提点你。”

李少杰肃容道：“契爷请随便教训少杰。”

罗庚才缓缓道：“上星期我在一个老友的嫁女宴上，碰到魏波那反骨仔和你那贱妇，他表面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却看出他因你的关系连我亦恨之入骨，我们当然谁也奈何不了谁，但看来他仍不会放过你，尤其你现在更有了点成就。”

李少杰脸色阴沉下来，道：“只有他负我，为何却像我欠了他似的。”

罗庚才伸手搭在他肩头上，语重心长地道：“这反骨仔在江湖上是有名的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而且男人的妒火难以常理测度，这种事我看得多了，魏波似乎相当迷恋那贱妇呢！”接着吞了一口涎，显然他亦相当心动。

李少杰是聪明人，怎会听不到罗庚才的弦外之音，那是说魏波看出秋怡对他仍有余情，故妒火如焚，誓要整死他，尤其李少杰开始有点成就，他更看不过眼。罗庚才细看了他好一会后，徐徐道：“十多万也不够魏波赌上一手，他绝不会因吝啬而食言骗你，定是那贱妇曾出口为你求情，惹怒了他，才要使人把你弄至永不超生。阴谋不逞后，便成了梗在心中的一根刺了。”

李少杰一震道：“秋怡她……”

罗庚才断然插入道：“覆水莫收，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当日我可以为你摆平欠债，是因为情理上我们站得住脚，但仍要还钱给他们，只是免交利息罢了！假若你碰那贱妇，连我和神仙联手都救不了你。”

李少杰深吸一口气道：“我明白的，绝不会怨契爷。”

罗庚才取出烟斗，点火吸了一口后，道：“我丁桂才虽在黑道打滚了数十年，但从未碰过赌和毒，到今天吃皇家饭的人见到我仍尊敬地叫一声才叔，就是这原因，凡事都要留人家一条活路。”接着喟然道：“像魏波这种新起家的反骨仔，手段毒辣，黄、赌、毒一手包办，只嫌做得少了，目无尊长。不过有钱使得鬼推磨，在黑社会里谁有钱便谁说话最大声，最多人依附旗下。你当我真是那么贪财吗？只是往日那班兄弟仍捧着我做阿爷，我又想使他们正正经经做生意，所以才退而不休，努力赚钱。”

李少杰点头道：“朱老板亦曾赞过契爷的德行。”

罗庚才道：“朱明我是由小看着他大的，当年他做判头时是由我关照他的，否则他如何做人，你能对他不忘本，我很欣赏。”顿了顿道：“嘿！听说你地产公司里那个小肉弹要结婚了，是吗？”

李少杰知道他说的是安娜，尴尬地应了一声。

罗庚才这老狐狸鉴貌辨色，邪笑道：“你和她定干过了，近水楼台嘛！”

李少杰暗骂一声老淫虫，摇头否认。

罗庚才道：“人不风流枉少年，有杀错没放过，好了！到饭厅见契妈吧！她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到了外国去，她对你就像对儿子那样。”

两人站了起来，往内厅走去。

进门前罗庚才停了下来，担心地道：“我食盐多过你食米，这次你在电视上大出风头，定会挑起魏波的心事，最好小心点，尤其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

李少杰点头答应。

心中一片茫然，秋怡是否真的对他余情未了呢？

那晚回家后，他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次晨给电话叫醒时，头痛欲裂，抓起电话道：“谁？”

俊和的声音传来道：“少杰！你成功了，公关公司的人大赞你出镜的表现，既有型又靓仔，嘿！他们竟说你的眼神像能看透将来的样子，使人印象深刻无比，我差点告诉他们你真有这超能力，放心吧！我当然不会这么说，这是你和我间的大秘密。”

李少杰道：“我们是大客，他们当然要说好话。”

谢俊和道：“这次你错了，那明星新闻记者见你预测准确，又约了要来访问你，可知你的魔力如何厉害，嘿！那妞儿的腿真美，比得上珍妮，真想摸她两下。”

李少杰惊得酒意全消，嚷道：“我昨夜什么都梦不到，如何可接受访问？”

谢俊和呆了半晌，焦急道：“我早代你答应了，是今天下午三时，推都推不掉了。”

再睡觉吧！看看可否收到新的料子。”

李少杰一想亦是道理，横竖自己头晕眼花，最好的事莫如倒头再睡，挂断线后结结实实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梦。

关妙芝堆起她那职业笑容，向他提问。

李少杰早胸有成竹，记起了昨日她对他访问后的冷淡，故意深深看进她的眼睛内，从容道：“现在仍存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由于冷战结束了，但却展开了另一场贸易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农贸协定、美日贸易问题、中国最惠国待遇，都构成不明朗的前景，但短期的走势，我仍然看好。据我的研究，由于日本势必作出让步，加上其他利多消息，带动外围股市，明天我们的股市会攀上一万二千点的高水位，但投资者却须小心，因为不稳定的因素仍存在。”

访问结束。

关妙芝这次对他友善多了，趁同事收拾摄影工具，聊道：“我从未见有任何专家像李先生那么肯定和有把握，一万二千点岂非比今日又升五百点？真教人难以相信。”

李少杰笑道：“我只是说出心中的想法吧！”

关妙芝欲言又止，离去时道：“新闻部的人都赞李先生有明星风采，说不定我们很快又来麻烦李先生，李先生不要推事忙才好。”

李少杰心情大佳，忍不住调侃她道：“若我找你，会否推说事忙。”

关妙芝俏脸微红，巧妙答道：“那看看是公事还是私事吧！”不待他反应，婀娜多姿地走了。

到了门旁还向他挥手。

美丽的女秘书戴安来到他旁，怨道：“今天有很多人找你哩，谢先生却不准人打电话到你家给你，我给你开了一张名单，你下决定要见哪一个吧！”

李少杰想起罗庚才的名句“人不风流枉少年”，又想起晚上那美丽的约会，伸手拍着她的香肩，凑到她的耳边，享受着她的发香柔声道：“由你替我安排吧！我信任你的决定。”

第十章 天上明月

李少杰驾车进入祈青思四千多万华宅的花园，差点认不出那是他曾经看过的房子。

大闸换上了自动电闸，门窗都更换了，占地三千多平方尺的复式平房涂上了别致的素蓝色，园内移植了各式花草树木，教他眼前一亮。

昨夜梦里他早来过这地方，可是却看不清楚，那始终只是一个梦，眼前却是无可替代的现实，只有一次机会的现实。

两名大汉守在屋外，礼貌地向他打招呼，看样子应曾看过他上电视，他再非以前的无名小卒了。

李少杰把车子泊在祈青思车房内三辆爱车之旁，一辆是他曾坐过的法拉利，另两辆是宝马 850 和宾士 1000，任何一辆都可以随便换两三架李少杰驾来的日本车。

其中一名大汉为李少杰打开车门。

祈青思的屋就像她的人，保安严密，充满了防御和戒备的意味。

他道谢后朝大门走去，半途处祈青思领着两头站起来比人还高的大丹犬迎了出来，两头巨犬低叱一声，箭般往他镖窜过来，声势汹汹。

李少杰微笑不语，像看不到两犬般从容朝她走去。

在梦里的他当时给这两头畜牲吓得半死，到了屋内后更是不济，处处进退失据，最后未到十一时就给她婉转但坚决地轰走了。

她这次请他来，并非安着什么好心，而是要胜回上次在律师楼内的一仗，因为李少杰脱的离去，使她没法子忘记他。现在要他来，就是给他机会表露缺点，好使她再不把他放在心上。唉！世间竟有如此的女性。

在梦中他一败涂地，可是现在他却务要大获全胜，能否得到她的身体是决定胜负的目标。

这想法使他感到无比刺激、振奋。

祈青思身穿紧身的露脐小衣和牛仔裤，像刚做完运动的样子，披肩的长发，其风华绝代的丰姿，教人目眩神迷。

李少杰在两犬间穿过，还摸了它们的大头，来到祈青思身前站定，故意不看她没有半分多余脂肪、闪闪发亮的圆脐小腹，微笑道：“你定是欢喜

欧陆的平房，否则不会将房子如此装饰，但园林却是日本禅宗的格局，这是否算是东西文化交流？”

他当然不是如此见识广博，而是昨晚梦里祈青思亲口告诉他的。

祈青思见他不为巨犬所动，已是惊异，现在更一口说破了她家居设计的心思，兼之对方眼神深邃难测，以她一向的冷然自若，蕙质兰心，亦暗感吃不消，垂下头避开他的眼光道：“李先生，请进来。”

李少杰凝然不动，摇头道：“不！你要唤作少杰我才肯进去。”

祈青思愕然道：“若我不叫呢？”

李少杰微笑道：“你试试看？”

祈青思没好气地道：“你这人真霸道，我是否应任由你饿着肚子离去。”接着轻叹道：“进来吧！少杰！”

李少杰哈哈一笑道：“这才够乖！”走到她旁，拚死无大害地一把拉起她娇贵不可侵犯的玉手。

祈青思挣了两下后无奈地任他拖进大厅去。

内里布置清雅，全是古色古香欧陆风味的红木家具，地上铺着厚软的草绿色地毯，墙上挂着西方名家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几个大柜内放着古今名器珍玩。

两个穿着制服的菲佣候在厅内，见到高贵的小姐给这陌生的客人拖着进来，都大感惊异。

李少杰早拟好了进攻退守之道，豪放地踢掉鞋子，侧身把嘴凑到祈青思挂着巧致银耳环的小耳朵旁低声道：“厅子代表一个人的胸襟，书房为脑，卧房为心，只要我巡视一遍，青思你的内内外外等若全给我看过了，后悔让我来吗？”

祈青思给他拉着纤手，早有点六神无主，现在听到他语带双关的调情话儿，更是迷糊恍惚，斜斜兜了他一眼道：“可不可以隔开点说话，弄得人家耳朵怪痒的。”

李少杰适可而止，且怕她在佣人眼前脸嫩，大方地放开了她的手，径自来到祈青思梦中说过最喜欢的那幅占了整面墙壁的大画前，可惜记不起梦中的细节，唯有故作莫测高深地道：“这张抽象画很有意思，神秘莫测，就像宇宙本身的存在。”

佣人这时推着酒车来到他旁，操英语问道：“先生要什么饮品？”

李少杰先以英语谢过，再以英语向祈青思道：“亲爱的！给我挑选吧！”

祈青思给他气得半死，但芳心偏又有点愿意顺从，无法可施下亲手为他调了一杯鸡尾酒，不服气地递给他道：“大少爷，请用洒。”说完自己亦觉好笑。

气氛至此融洽得不得了。

李少杰心中暗喜，乘胜追击道：“我要到楼上去，那是我最欢喜的地方。”

祈青思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人如此厉害，我应否禁止你查案般四处乱闯，以保留一点秘密呢。”

李少杰听她说话里隐含情意和畏惧，那还肯罢休，又捉着她的小手，笑道：“这叫引狼入室，祈大律师悔之已晚。”硬要拉她往由石梯改为木梯的登楼处走去。

祈青思用力回拉扯着他，不肯移动，嗔道：“我的手是否一钱不值呢？”

你喜欢即可随意摸摸捏捏吗？”

李少杰厚着脸皮道：“那你为何又要紧拉着我呢？”

祈青思“嗤”的一声露出笑颜，娇艳绝伦地横了他一眼道：“一次糟两次也是糟，就让你占占便宜吧！”主动拉着他往楼上走去，到了一半时，回头向下面两个正目瞪口呆看着他们的佣人吩咐道：“我们在楼上吃晚餐，半个小时后捧东西上来吧！”

李少杰仍紧握着她柔若无骨的手，心中酥软甜蜜，知道已改变了昨晚不愉快的遭遇，因为梦中祈青思是和他在楼下进食的。

两人在二楼的露台并肩站着，俯瞰着屋后亭园与清澈的游泳池。

初冬清凉的山风迎面拂来，李少杰解下外衣，为祈青思披上，还特别扣上一粒扣子，遮着她动人的小圆脐。

泳池外是一片花木，接着是高墙和远处的海湾，山外有水，水外有山，活像蓬莱胜景。

李少杰看着泳池，若有所思。

祈青思主动地靠了过去，低问道：“你在想什么？”

李少杰笑道：“现在我一脑子脏东西，你最好不要过问。”

祈青思大感兴趣道：“是否和我有关的？”

李少杰理直气壮道：“当然！有你在身旁，难道我仍能想别的东西吗？”

祈青思轻挽秀发，欣然道：“快说出来，好让我对你生出不良印象。”

李少杰倏地转身，挨着围栏，不怀好意地盯着她，似笑非笑。

祈青思俏脸一红，欲盖弥彰地道：“那并不表示我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仅可合格而已。”

李少杰充满自信地微笑摇头，缓缓探出手去，指背往她脸蛋拂去。

祈青思露出迷惘神色，却没有躲开或闪避。

指背轻轻在她嫩滑的玉颊拂了几下，李少杰收回放肆的手，道：“刚才我在想，若能和穿了三点式性感泳衣的你在泳池内戏水，那将是人生大乐事，可惜天气太冷了。”

祈青思横了他一眼道：“那是暖水池，但我们仍未发展到那地步。”

李少杰淡淡道：“若今晚不肯和我到泳池去，那我的回忆里将永远没有这片断了。”

祈青思愕然道：“为什么这样说？”

李少杰心中掠过强烈的痛苦，自己之所以能使她对他刮目相看，主要是因在梦里掌握了她的思想和喜好，可是这种事只可偶一为之，不能永远保持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理今晚结果如何，此后再也不见她，使她芳心里永远保持着难以忘怀的印象，这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最无可奈何但却非常明智之举。

祈青思轻颤呼道：“啊！为什么你的眼神变得如此忧郁。”跟着垂下头去道：“你是否有要好的女朋友呢？所以打算以后都不再见我。”

李少杰咬牙道：“我的确立下决心以后不再见你，却与有没有女朋友全无关系。”

祈青思仰起俏脸细看了他好一会后，微怒道：“那你不如现在就走！”

李少杰微一错愕，回心一想，自己无论学问修养，全及不上她，她和自己其实是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样走了亦是好事，点头道：“好吧！我立即就走。”

当他走进二楼的厅里时，祈青思娇喝道：“李少杰，你给我站着。”

李少杰停了下来，背着她摊开了手，再拍在两边腿侧处。

祈青思怒道：“滚回来！”

李少杰缓缓转身，瞧着在风里飘逸如仙的祈青思。

他知道在以后的下半生里，休想有片刻能忘掉眼前的情景。

祈青思脱下他的上衣，劈面往他掷来，然后背转了身，冷冷道：“滚吧！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李少杰接着上衣，叹了一口气，随手把上衣抛在沙发上，朝她走去，直来到她身后，贴上了她玲珑浮凸的粉背和隆臀，两手沿腰搂了上去，紧箍在她裸露的圆脐处，头往前伸，看着她刀削般的侧面轮廓，在她耳旁柔声道：“我是第一次见你动气，真是动人之极。”

祈青思出奇地没有挣扎或推开他，平静地道：“你若不给我一个为何会打算以后都不见我的满意的解释，休想我会再理睬你。”

李少杰完全失去了离去的意志，专心享受着在肉体接触厮磨中的销魂感觉，诚恳地道：“因为我怕自己抵受不了你的魅力，不能自拔地爱上了你，那我就惨了！”

祈青思不服气地道：“我是洪水猛兽吗？会那么可怕？”

李少杰柔声道：“你绝不可怕，怕还是男人最喜爱的尤物，只是你太有自己的天地和风格，根本容纳不下其他东西，我真奇怪你曾和人结过婚，看到你书房内的丰富藏书，过千张的唱碟和影碟，便知你追求的是一些在这人世永远没法获得满足的梦想，你虽拥有惊人的财富和任何人都觉得骄傲的事业和地位，可是你满足吗？”

祈青思娇躯一震，身体软了下来，靠入他怀内，闭上眼睛，幽幽一叹道：“少杰！”

你是否是我肚内的蛔虫，我自出生后，从未遇到一个能了解我的人，我结婚主要是顺着爸妈的意思，可是婚后三天我便要求分房而睡，我根本不可以和另一个人生活，所以我已打定主意不再结婚，你不是亦不准备结婚吗？为何仍那么怕我，看来我比你更坚强。”

李少杰叹道：“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你的。事实上没有人能真的了解另一个人。人一出生便注定是隔断在各自孤独的世界里生活，自我前妻离我而去后，我便知道我从没有真的认识她，我可以指责她是贪求美好的生活，但那只是把事情简化，给予一个合乎情理和任何人均可以明白的解释，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会否有更深入的原因，例如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或在某一刻即兴的冲动，谁能知道？”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丝毫的伪饰。

祈青思扭转娇躯，双手缠上他脖子，眼睛闪动着摄魄勾魂的神采，深深凝视着他，缓缓道：“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说出这么有深度和真挚的话，起始时我对你感到矛盾，你有吸引我的地方，亦有我不屑之处，但那天看到在电视上的你，尤其是你那对梦般的眼睛，使我生出再见你的冲动，而且我不服气的要命，为何你可以和其他的男人不同？”

脚步声响。

李少杰迅速在她唇上轻吻了一口，道：“今晚我定要和你到池内游个痛快，不管你是否愿意。”

祈青思泥鳅般由他怀里滑出来，娇笑着走进厅内道：“那要看你的本事

了。”

李少杰默默吃着半熟的牛扒，心神飞越到这段日子接触到的几位女性。

妮姐是个野性未驯的小丫头，爱起来什么都不计较，却不愿受到任何束缚；安娜成熟实际，很懂利用天赋的本钱，看似随便而事实很有自制力，精明厉害；眼前的祈青思却像天上高不可攀的明月，纵使对你很好，总和你有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只有那快餐店的白领丽人，或许会是很好的情人和贤淑的妻子。

只恨自己再不敢踏足到婚姻生活去。

至少在目前他很害怕这想法。

祈青思每一个动作、姿态都是那么高雅优美，显示出高贵的出身，有时你甚至没法把她和原始狂野的情欲连在一起。

她会否是天生冷感的人，是否要特别的方法，才可逗起她的欲火呢？

祈青思打破沉默道：“你看过我的书房了，我的脑袋是什么样子的？”

李少杰忽地感到一阵疲倦，再没有兴趣利用梦中得来的东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想了半晌道：“我现在头很痛，不想动脑筋，只想看你准不准我进去你的卧室，在床上拽着你睡上一觉。”

祈青思失笑道：“男人就是男人，最后仍只是想抱人家到床上去。”

李少杰放下刀叉，拿起餐酒，一饮而尽，斜眼看着这千娇百媚的美女道：“我会用最狂野的手法粉碎你的外壳，把你还原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

祈青思眼中泛起戒备的神色，语气转冷道：“不要高估我对你的好感，只是你这些充满挑逗性的言词，足可构成性侵扰的罪行。”

李少杰藉点酒意微笑道：“你最好吩咐其他人不要踏上楼梯半步，以免看到或听到我们欢乐的声音。”

祈青思脸色一沉道：“我只要高叫一声，便有得你好受的了。”

李少杰摇头道：“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你说一声走，我立即离开，让你继续过没有爱情滋润的生活。”

祈青思呆了片刻，软化下来，跺脚道：“你这人真蛮横霸道。”

李少杰站了起来，走到她身旁，把手递给她道：“你的手！”

祈青思脸上露出哀求的神色，颤声道：“少杰！不要这样好吗？让我们再聊聊吧，最多人家陪你下去游泳。”

李少杰坚决重申道：“我现在只想要青思的手。”

祈青思垂首道：“先听我说两句话好吗？”

李少杰道：“到睡房内再说，你仍可有反悔的机会。”

祈青思咬着唇皮，好一会后低声道：“你连人家的话都不肯听，还是走吧！”

李少杰忽感心灰意冷，她始终不是真的爱自己，只是给自己眩惑了而已。走到沙发去，缓缓取起上衣，披到身上，然后默默离开。

这次祈青思并没有唤他回来。

但秀目却射出复杂至难以形容的神色，两手紧抓椅子，因太用力致指尖发白都不知道！

第十一章 如日中天

李少杰一觉醒来，窗外阳光漫天。

他心中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

想起祈青思，禁不住摇头苦笑，其实他昨晚确可以有和她颠鸾倒凤的良机，只是他自己半蓄意地在将接近成功时把一切破坏了。

那是很难解释的行为。

祈青思使他生出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他亦感到有点是以异常的手段去得到她，而不是靠本身的真正实力，虽然预知的能力是他实力最强的一环。

摇头苦笑，盥洗后换上新裁的西装，赶回中环的投资公司去。

戴安明显地对他亲热多了，眉梢眼角尽是诱人的风情，看得他心中大动。

谢俊和过来找他，兴奋地道：“这次不得了，股票一开市便走势强劲，投资活跃，若真能大幅攀升到你昨天预测的指数时，包保轰动全城，我们将成为最有地位的公司，现在各同事士气昂扬，一片生机。”

李少杰想起罗庚才对魏波的批语，简略地告诉了俊和，然后道：“居安思危，我看你最好加强公司的保安，以免这奸贼有机可乘。”

谢俊和脸色数变，沉吟道：“我听说有间高档的保安公司，是由警方资深的退职人员开设的，其中有很多还是前任飞虎队的队员，横竖我们每天都赚大钱，就重金聘他们负责公司的保安，使人二十四小时保护你吧。”

李少杰笑道：“你当我是罕有珍物吗？保安的事照你的话做，对我却不用担心，若魏波真找人来对付我，我是会早一步在梦中知道的，包他吃不了兜着走。”

谢俊和释然一拍额头，道：“我差点忘了你是时空超人，是了！珍妮为你大姊找到个很好的楼盘，我已下了订金，珍妮今天会带你大姊去看看，保证她满意。”

李少杰想起大姊，心中温暖，暗忖钱真是好，至少可使大姊有更美好的生活，这几天无论如何，亦要抽空和她吃餐饭。

接着他们和公司的高层开了个会议，这批谢俊和以年薪百万请的财经专家，对李少杰佩服得不得了，兼且又因凭藉公司私下不住赚着钱，都尽心尽力帮助他两人打天下。

会议结束众人离去后，戴安拉着他报告这几天为他约的人，笑道：“李先生现在成了财经名人，不少人都指名要见你，而这些人很多来头不小哩！”上下打量了他两眼后道：“李先生要不要聘形象顾问，给你重新包装，听点意见总是有益无损。”

李少杰细意瞧了她一会后，道：“唤我作少杰吧，你的品味很好，不若由你作我的形象顾问，你要我改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全听你的。”

戴安喜孜孜道：“我从未侍候过像你那样没有架子的老板，你和谢先生的真挚交情亦使人感动，就像两个大孩子般，对属下又好，公司的人对你们都非常爱戴。”

李少杰道：“今天要见的第一个客人何时来？”

戴安道：“还有十五分钟，噢！忘记告诉你，富豪俱乐部有信来请你入会，我为你办手续好吗？还有是电视台新闻部刚有电话来，请你后天参加一个论坛式的半小时财经节目。”

李少杰道：“入会烦你照办吧，那节目给我推了它，太费时间了，又要到电视台去。”其实是暗惊自己真实的料子不够，虽然他已在努力钻研学习了，可别忘记他并不能知道二十四小时以外的事。

戴安点头道：“保持适当的曝光率是明智之举，而且人总会出错，言多必失。”

接着有点怯然地低声道：“这两天若有空，我可否陪你去做衣服，人家如今是你的形象顾问嘛。”

李少杰含笑点头。

戴安欣然去了。

见了两个客人后，电视台的明星记者关妙芝打电话给他道：“我知李先生贵人事忙，但可否抽空来电视台一趟，我们新闻部真的很希望李先生能出席，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来希望能在节目见到你哩！”

李少杰道：“这算是私人请求还是例行公事？”

关妙芝默然片晌后，轻轻道：“若你有时间，节目后我陪你到公司的餐厅喝杯东西，那样好了吗？”

李少杰充满着攻城占地的胜利感觉，笑道：“不要那么委屈的样子，我亦不应做这种乘人之危的坏事，好吧！我会依时出席，你亦不用陪我。”

关妙芝微嗔道：“你这人真难揣摩，不过我并不觉和你聊天是苦差，就算是公事，亦是愉快的公事，到时见面才说吧！”挂断了线。

李少杰心情畅美，坐在椅上胡思乱想时，戴安甜美温柔的声音在对讲机响起道：“李先生……”

李少杰纠正道：“是少杰！”

戴安静了小片刻，才低声道：“少杰！刚才有位女士打电话来找你，声音有点不安，当我问她是谁时，忽然挂断了线。”

李少杰心中一震，这会是谁？

不像是祈青思，她永远是那么雍容镇定，难道是秋怡？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感觉。

戴安道：“噢！有客人来了。”

那天股票的指数果然一如李少杰预测般，升上了那个高价位，惹起了财经界的轰动，因为那是事前所有专家预估不到的。

公司固是再狠狠赚了一笔，生意亦以倍数激增。

地产公司方面亦迅速发展，朱明像换了个人似的，在行内吐气扬眉，对李少杰更有信心和感情了。

星期五李少杰到电视台参加了那节目，照例预测了明天的走势，但再不给出任何确切的数字，这是适可而止的事，锋芒太露，并没有好处。

现在他却多了另一种烦恼，电视台上下人员，知他到来，都闻风而至，像向相师请教运程般向他请教投资之道，害得他和美丽女记者关妙芝的小约会没法进行，只得装作行色匆匆地逃去，关妙芝千辛万苦摆脱了其他人，送他到停车场。

两人并肩走着。

关妙芝笑道：“现在你成为了财经偶像，小心在红绿灯位停下车来时，亦会有人问你明天的股价是升是跌。”

李少杰苦笑道：“这叫人怕出名猪怕肥，唉！看来我以后都没有安乐日子过了。”

关妙芝横他一眼，甜甜的笑了起来。这时两人来到车旁，关妙芝倚着车子赧然道：“我手头积了一点小钱，交给你为我投资，欢迎吗？”

李少杰欣然道：“当然求之不得，何时到公司来，我请你吃午饭如何？”

关妙芝含笑道：“这算是公事还是私事呢？”

李少杰失笑道：“我对你亦是公私难分呢。”

当他驾车离去时，心中仍填满她的情影。

她的精乖伶俐，娇巧俏秀，令人感到和她相处的每一刻都很愉悦美妙。

接着的两个星期忙得昏天昏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他们的投资亦不止限于股票、金融外汇，开始探手到各种有前途的行业去，甚至研究买入其他的上市公司。

他的名字更响亮了，各行各业的邀请信雪片般飞来，午餐会、演讲、舞会、开幕礼，但他均一一推拒。

他和谢俊和的财富滚雪球般增加，每天的数字亦难以计算。

两人更以公司的名字，捐了一千万元给大学的商学院，顿时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

这天他回到公司，关妙芝早在等待着他。

办完投资的文件后，两人到了附近一间大酒店的扒房共进午餐。

才坐下，李少杰便看到炫人眼目的祈青思坐在隔两张的台子，和一位长得非常英俊的成熟男子亲密地喁喁细语。

李少杰涌起妒火，旋又消去，自己那有资格管她大小姐的事，不过气人的是她明明看到自己，仍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关妙芝何等精灵，问道：“是否碰到熟人了？”

李少杰收摄心神，把全副精神集中到这美女身上，含笑道：“只是个旧客人，你怎样了，忙不忙？”

关妙芝道：“忙得要命，真想好好休息几天，躲在家中什么都不做，只是吃东西和睡觉。”

李少杰道：“不怕变肥婆吗？”

关妙芝挺起耸然有致的酥胸，傲然道：“事实告诉了我，怎样吃也不会变肥的，而且我是素食者，没有脂肪过多的问题。”

李少杰的目光不由落到她的胸脯上，心想她确有副很美的身材，虽比不上祈青思那天生最佳的衣服架子，但足可使任何男人垂涎欲滴，自己亦很想能摸上两下。

关妙芝俏脸飞红道：“哪有人这么看人家的。”

李少杰想不到她会“直斥其非”，尴尬地道：“对不起，平时我不会那么无礼的。”

关妙芝亦大感尴尬，叹道：“也没什么，你说话虽有时很不检点，但态度却很真诚，教人很难怪你。”

李少杰又开话题道：“为何等了两个星期才来找我？”

关妙芝粉脸泛起异样之色，才勉强笑道：“我有点怕来见你。”

李少杰道：“是否一开始便怕了我。”

关妙芝幽幽望了他一眼，柔声道：“你有种特质，使人不想骗你，还很想向你吐露心事，或者是你那奇异的眼神吧，这不止是我的感觉，我的同事都那么说你，所以第一次我访问你后，故意对你冷淡，可是第二次已装不出来了，所以心甘情愿任你挑逗了。”

李少杰伸出手去，在台下紧握着她的玉手，她也用尽力气回握着他，然后垂下头来，那神态动人之极。

他眼光不由再落到她的酥胸上，起伏急促了，愈有诱人的姿致。

这时侍应捧来午餐。

两人对视一眼，放开了手。

那侍应忽然鼓起勇气恭敬地道：“这位是李少杰先生吗？”

李少杰愕然点头，暗忖我真的很出名了。

侍应低声道：“给我们点股票的内幕消息好吗？”

李少杰和关妙芝面面相觑，哑然失笑，应酬了几句后，开始吃餐。侍应欢天喜地去了，早有其他侍应等待着这代表的回报。

谈话在愉快温馨的气氛进行着，关妙芝像个小女孩般向他倾诉心事，可是李少杰总忘不了在同一餐厅内的祈青思。

餐后，李少杰说了声对不起，往洗手间走去，转入到洗手间的长廊，后面传来祈青思冰冷的声音道：“李少杰！”

李少杰猛地转身，祈青思紧绷着俏脸，来到身前近处，狠狠盯着他道：“怕你的新女友知道你认识我吗？眼尾都不望向我。”

李少杰气往上涌道：“你有望我吗？”

祈青思道：“若我没有注意你，现在怎可及时把你抓着，告诉我你和其他男人有什么分别，有点成就便四处拈花惹草。”

李少杰冷然道：“你怎知她是我的新女友？”

祈青思好整以暇地道：“谁不认识电视台最漂亮的名记者，你是接受她第一次访问后便和她鬼混吧！我还认识她的未婚夫。”

李少杰愕然道：“未婚夫？”

祈青思步步进迫道：“不要扮作不知道，以你的手段，和她上了床吧！”

李少杰怒气攻心，道：“你有何资格管我，告诉我外面那男人是谁？”

祈青思得意地道：“我正想告诉你那是我的亲大哥，要不要我介绍给你。李先生你妒忌了！”

李少杰哑口无言，感到落在下风，勉力反击道：“那你是否也妒忌了。”

祈青思悠然道：“我不是妒忌，而是为你好，不想你给人说是横刀夺爱。”

李少杰想起魏波，心中一痛，脸色变得苍白无比，颓然道：“受教了。”转身欲去。

祈青思娇嗔道：“你敢走！”

李少杰摊手苦笑道：“你想我怎样呢？最多赔偿你吧！”

祈青思的冰冷溶解下来，轻轻道：“怎样赔偿？”

李少杰心情稍佳，道：“我到你家请罪好不好？”

祈青思俏脸一红道：“那怎行，不是变成我赔偿你吗？”

李少杰纵使心情不佳，亦要心中一荡，大感有趣道：“那你说吧！”

祈青思霞烧玉颊，垂头又急又快道：“今晚准八时到我的家，不准迟到。”转身盈盈去了。

当李少杰回到台子后，关妙芝垂着头，神情异样。

李少杰伸手过去拉着她的手，柔声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关妙芝早知如此，平静地道：“是祈青思告诉你的吗？”

李少杰愕然道：“你认识她？”

关妙芝愕然道：“谁不认识最美丽和骄傲的法律界女强人，她离婚时，全城自问有资格的男人都拍手欢呼，摩拳擦掌要追求她，中环花店的生意好了一成，她要专找一个人为她丢掉每日送到她公司去的鲜花哩！”

李少杰听得呆了起来。

关妙芝道：“她似乎对你很在乎，不时偷看你，见你离座立时追着去了，这是做惯记者的本能，不是故意侦察你们。”

李少杰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一时默然无语。这些天来他所有心神全集中到事业上去，梦境的内容再不与女人有关，可是现在又给撩起了这方面的渴求。

关妙芝幽幽道：“少杰！让我们只保持公事的关系吧！你应该知道我怕你的真正原因了。”

李少杰点头道：“我明白了，但我不会忘记你的。”

关妙芝用力握了他的手一下，深情瞥了他一眼，柔声道：“我先走了！”

第十二章 芙蓉帐暖

当李少杰来到祈青思的华宅时，佣人告诉他小姐正在游泳池等他。

李少杰大喜，穿过大厅，由后门到了泳池旁。

祈青思穿着把她美好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绝妙身材表露无遗的三点式泳衣，畅泳池内。

李少杰看得垂涎三丈，走到泳池旁蹲了下来，目不转睛盯在她身上，看着那纤细却充盈着弹力的腰肢，如何把她的玉乳隆臀恰如其分地强调出来。她的肌肤在泳池四周的照明下闪烁生辉，一对美腿教人目为之眩。

这是个比任何梦境更具梦幻特质的现实。

祈青思游到他身下，笑着张开双手，娇痴地道：“看个饱吧！这是今午和你别后特别买来的性感泳衣，我告诉售货员要布料最少的那一种，算得是对先后两次赶走你的最好赔偿吧？”

李少杰只觉喉咙干涸难受，吞了一口唾涎，道：“那你定顺手给我买了泳裤，否则如何可作鸳鸯戏水。”

祈青思贴在池旁，一手攀着池边，另一手湿淋淋地探上来，抓着他的领带，把他扯往她，仰起鲜艳欲滴的红唇，一副待君品尝的模样。

这超级美女一直压抑着的如火热情，终若岩浆冲破了缺口般，喷泻而出。

李少杰忘记了两人外的所有事物，忘记了过去和将来的曾经存在和快要发生！

重重吻在她灼热的香唇上。

一切因她而来的失意和恼恨，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令人惬意的补偿。

他们狂野地嘴舌相缠，再没有丝毫隔阂和提防，更没有任何事是不可做的。

神魂颠倒之际，李少杰模糊地感到祈青思扯掉他载着钱袋和证件的上衣，然后用力一拉。

“噗通”一声，他掉进了水。

他刚挣上水面，祈青思这条美人儿八爪鱼般缠了上来，把他拖进水底去，继续那意犹未尽的热吻。

在水底下李少杰一对手向她展开全面的、无限狂野和无处不在的侵犯。

两人升回水面时，祈青思的上截泳衣变成缠在玉颈处的装饰，鲜嫩的椒乳在李少杰眼底下骄傲地挺茁着。

两人全身发烫，连池水的温度也像立时提升。

两人纠缠不开地游到浅水处时，祈青思变成全裸的美人儿。

言语变成了多余的事，只剩下最原始狂野的动作和肉体摩擦激起水花溅荡的声音。

冲身时他们忍不住如火的热情，疯狂地做了一次爱。

两人换上厚暖的浴袍，对坐在露台的小桌子共进晚膳。

由于耗用了大量精力，两人都因需要补充而吃得津津有味。

祈青思不时向他送来甜甜的笑容，俏脸充盈着暴风雨后的欢畅和满足，比之平时的她，又有另一番醉人丰姿。

祈青思用手拿起一片香瓜，咬了一半后，妩媚一笑道：“给我多少分？”

李少杰心中一荡道：“当然是满分，我呢？”

祈青思狡猾地道：“暂时一百分。”

李少杰失声道：“暂时？”

祈青思故作淡然道：“我以前从未享受过，经验又没你那么丰富，怎知你该值多少分呢。啊！”

原来李少杰的赤脚由台底伸了过来，放在她玉腿上，还轻挑慢搓地撩拨着。

祈青思颤声道：“这是吃餐的正经时刻呀！”

李少杰恶兮兮地道：“我不满意你那个暂时。”

祈青思抛了他一个媚眼道：“好吧！算你是一百分了，永远都是一百分，可以高抬贵脚了吗？”

李少杰充满征服了这美女的快感，笑道：“那是最美妙的搁脚地方，我想退兵都舍不得。”

祈青思俏脸飞红，秀眸像要滴出水来，软语求道：“我不行了，抱我进卧房去吧！”

你不是一直想到那去吗？”

两人狂欢后在绣榻上相拥调笑。

柔和的坐地灯光，这以蓝黄调子为主的广阔卧室，充满旖旎的浪漫气氛。

祈青思咬着他的耳朵道：“我向你说实话吧！今天见到你和那女记者的亲热神态，我妒忌得想走过去每人赏你们一个耳光，可是当你肯来我处时，我又恨意全消，欢喜得无心工作，竟然溜了去买泳衣，那时我就知道真的不能自拔地爱上了你。正因如此，才会由买楼那天开始，受尽了你这魔鬼的引诱和折磨。”话完一口咬在他肩上。

李少杰痛哼一声，叫起来道：“为什么咬人？”

祈青思道：“有什么抗议的，你刚才不知多么用力，给你握过的地方还隐隐作痛，人家胸上的齿印就是你曾作恶的证据，累得人有几天不可以穿低胸装了。”

李少杰晒道：“以后你都不用穿低胸装了，因为你那动人的胸脯会不断

添加新的齿痕，看你怎样去见人。这等若攻占城池后升起占领军的旗帜，表明这已成了我的领地。”

祈青思笑得花枝乱颤，喘着气道：“我若不再试过其他男人，怎知你是否天下无匹，又或超出平均水准，怎肯死心塌地做你的顺民？”

李少杰翻身把她压在体下，狠声道：“够胆的就再多说一次。”

祈青思笑得全身瘫软，投降道：“霸王饶了我吧！”

李少杰吻了下去，良久后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开来。

祈青思道：“现在你那两间公司，由什么人处理法律上的事？”

李少杰说了一个名字。

祈青思嗤之以鼻道：“他们怎行，让我帮你吧！”

李少杰笑道：“若我们吵了架怎么办？”

祈青思嗔道：“你太小看我们的专业守则，公和私绝对分开，你若要作奸犯科，我绝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嘻！让你要对我发恶时多点顾忌也是好的。”

李少杰想了想道：“我们其实亦不满意现在那律师楼的工作效率，不过地产方面我交由朱明作主，投资公司的事务就全交给你吧！哈！我岂非可常见到你了。”

祈青思傲然道：“你平常见的只会是我下面的律师，想见我乖乖到这来。”

李少杰道：“那我是否爱什么时候来便可以什么时候来呢？”

祈青思抚着他脸颊情深款款地道：“暂时你还是一百分，嘻！所以暂时你还随时可以来，来前给我一个电话，看看我在不在。有空则陪我吃午餐吧！唉！想不到爱情会来得如此不经意和突然。”

未待他说话，又幽幽道：“将来你若要和别的女人结婚，记得预早通知人家，让我可以找地方避开去。”

李少杰断然道：“我不会再婚的。”

祈青思轻问道：“若我肯嫁你呢？”

李少杰呆了一呆，叹道：“你在为难自己，亦在刁难我。”

祈青思“噗哧”笑了起来，横了他风情万种的一眼后道：“放心吧！我只想你永远是我的情人，更不想生个孩子到这世界来像我般受苦，又怎会打算结婚，这样不好吗？”

李少杰道：“我同意你的看法，无论拥有什么，总仍是一个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会对欲望感到不满足，那是任何人都毫不例外要受的活罪。”

祈青思秀目闪着异采，深情地道：“你和我是很不相同但偏又很相似的人，所以我愈来愈喜欢和你在一起，李先生，要再为我加添些齿痕吗？”

李少杰欣然道：“恭敬不如从命。”

接着当然是一室皆春。

那晚两人倦极才相拥而眠。

李少杰醒来时，昨夜的梦全变得模糊不清，半点都记不起来。

他先到地产公司打了个转，和朱明商量了一些大计后，赶回投资公司时，在门口撞到珍妮！

珍妮春风满面，亲热地拉着他往停车场走去，道：“机票给你订了，我知你愈来愈忙，不过千万莫要失约，她天天打电话给我，探听你的情况。”

李少杰涌起犯了罪的感觉，旋又抛开这恼人的想法，随口问道：“你的

表妹结婚后状况如何了？”

珍妮脸色一沉道：“安娜度蜜月回来后很开心，不过前天她告诉我他丈夫的生意遇到了点困难……”

李少杰诚恳地道：“告诉她吧！大家都是老朋友，有什么事不要怕来找我。”

珍妮吻了他脸颊后道：“难怪俊和对你死心塌地，你真是这冷酷现实世界的罕有品种，一个大好人，嘻！你为何不追我呢？我及不上妮姐吗？我不觉自己是那么差劲，是你故意将人送了给俊和。”

李少杰重重在她脸蛋拧了一把，心中洋溢着真挚的友情，笑骂道：“小妮子不要来耍我，其实你对我把你送给俊和不知多么感激呢？小心我通知俊和，让他好好整治你。”

珍妮蝴蝶般飘开去，插腰道：“那小子敢欺负老娘？”笑着走了。

李少杰心中温暖。

爱河里的女孩特别引人，珍妮就是个好例子了。

回到投资公司时，戴安有点惶恐地道：“有个男人打了两次电话来，却不肯说是谁，他的声音很粗鲁和没有礼貌。”

李少杰升起不祥的预感，道：“若他再打来，给我接进来。”

在办公室还未坐热位子，戴安的声音在对讲机响起道：“是他！在第二线。”

李少杰答应一声，按动了电话录音，才拿起话筒。

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先冷笑两声，才道：“李先生现在飞黄腾达了，当然记不起我们这些小人物。”

李少杰冷静地道：“请恕我善忘，阁下是谁？”

那男人道：“你不认识我的，但我手上有一批李先生的四级肉照，这样说对你的记忆有帮助吗？”

李少杰心中一震，知道他说的是以前魏波为了迫他和秋怡离婚，找女人引诱他时拍下的照片。

哼！

魏波终于忍不住妒忌向他出刀子了，还是这么卑鄙的手段。

那人一阵邪笑道：“李先生现在有名誉有地位，这批相片连底片最少值一千万吧！”

李少杰哈哈大笑道：“我在相片的表现如此理想，我又不是女人，有人帮我作免费宣传，我不知多么高兴哩！而且我又不爱名誉地位，我只喜欢钱，你随便拿去派街坊吧！”

挂断了线。

不片刻那人再打电话来，语气温和多了，道：“为什么要挂电话，条件不对可以再谈，我若把这些照片寄给你所有的朋友和伙计，你也不好过。”

李少杰心神稍安，知道魏波只是将照片交给手下来困扰，他始终对罗庚才有顾忌，不敢做得那么绝，冷然道：“你太天真了，只要我有钱，你说我的朋友和伙计会因这些照片和我绝交或向我辞职吗？那又非伤天害理的事，男人那个不风流，只是没有人请拍照罢了！”

那人愣了半晌，才阴阴笑道：“那个女人是有丈夫的。”

李少杰道：“那叫她的丈夫来见我吧！”

那人招架不住，软化下来道：“这样吧！一口价五百万，若拒绝后果自

负。”

李少杰笑道：“五十万！”

那人按着话筒，显然和身旁的人低声商议，才再道：“好吧！迟些我再通知你时间地点。”

李少杰拿着话筒。

思索了一会，拨通了罗庚才的电话。

他知道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地解决，战争只是刚刚开始。

《时空浪族·上卷》完

